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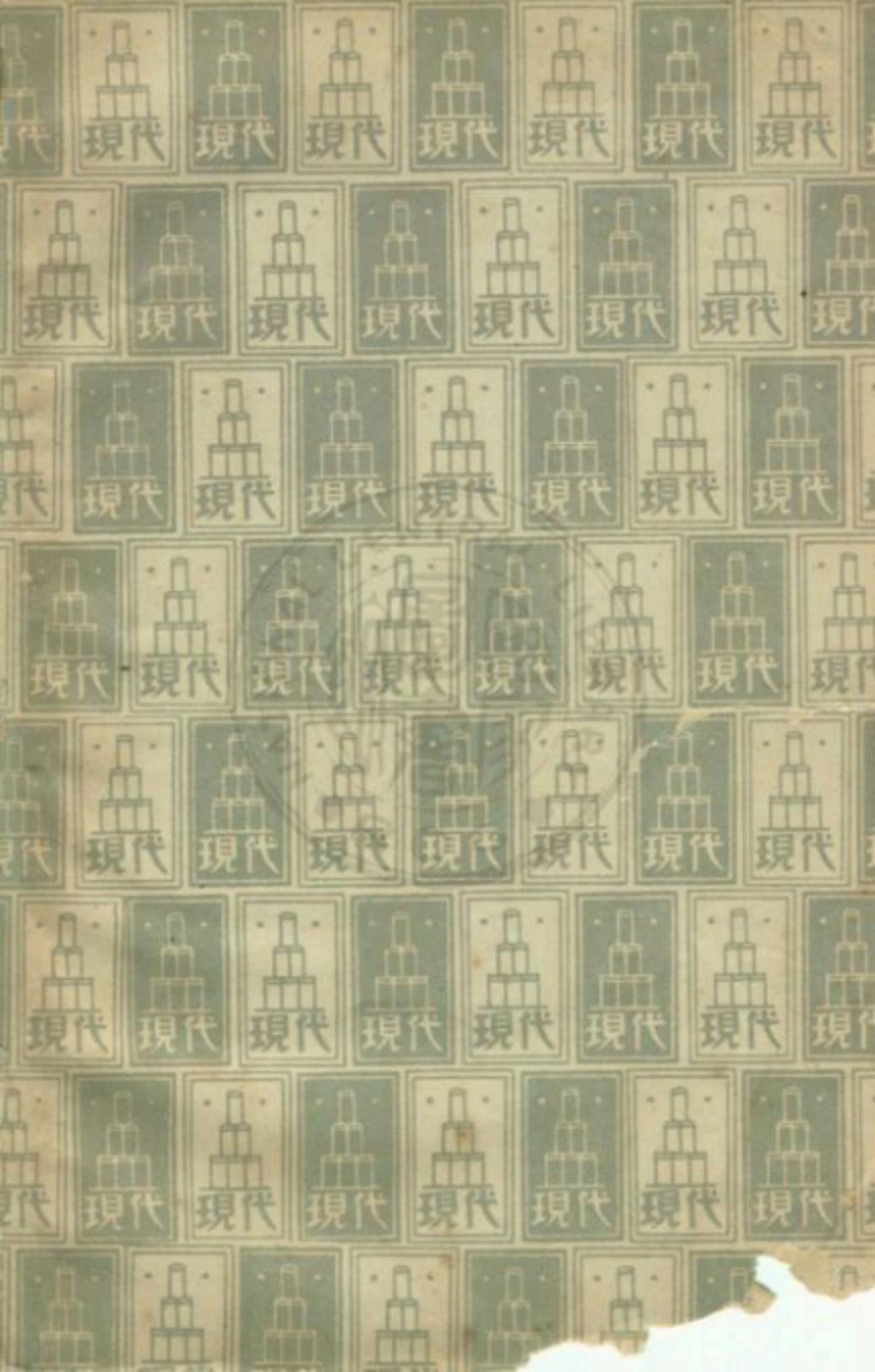


著 煌家彭

訊 喜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喜
訊

彭家煌
著

現代書局

版

13

039956

95763

866384



目次

喜訊	一
兩個靈魂	一七
昨夜	四
垃圾	七
在潮神廟	一七
諸客	一五
國貨	一六

國家圖書館



005035303

喜訊

外六篇



喜訊

十二月中旬的晚上，從前也是豁鏤一個地主的客堂間裏，牆脚下生了火，火上面滿鍋明天用的豬鬪的早餐也熟了；柴要省下來煮飯，捨不得燒，憑着那火爐裏的餘燼，那薰慣了薰不出眼淚鼻涕的煙，九點多了，疲勞後，按習慣早就該鑽進被裏的一家人，卻還不肯睡。

一輩子祇在幻想裏過日子的拔老爹，近年是連「老爹」的尊稱也幾乎降到「老信」了。六十八歲就老得一榻糊塗，什麼事都不好管；蜷縮在客堂裏的靠背椅上；

頭罩着連睡覺也無須脫下的大風帽，僅僅露出鬚眉全白的枯瘦的臉；兩手籠在青布袍子的袖口裏；裹着棉套褲的腳，穿着棺材似的大棉鞋，像要把牠煨熟一般，伸到灰裏，不到燒得肉痛是不曉得收回的。他老人家自從那僅有的一幢破舊瓦屋也祇賸了三分之一，客堂由正廳旁邊被逼到後進的東北角上以來，每個烤火的季節，總在靠牆的安靜地方設着他的寶座。旁邊的椅上呢，堆着四十五歲的長子甫崧哥，駝着背，眼和腿都有了毛病，不得已退休享福已經兩年了，穿着破夾襖夾褲，夾襖上罩着露出棉花的拔老爹穿賸的領褂，赤脚上踩着幾乎沒有頭尾的鱖魚鞋，兩手托着蓬髮的頭，架在膝上，像要往灰裏竄。再旁邊呢，坐着三十歲的阿貴弟，算是這家庭的中堅份子，一年四季皺着眉，少說話，像和誰生氣。他的女人阿貴嫂，在鼎盛時代本來不出場面的，因為婆婆去世，寡婦改嫁，沒人燒茶廳客，也在一個角落裏佔有婆婆當年坐的那個靠背椅，半袒着胸，乳頭扣着熟睡着孩子的嘴。

比美孚燈的光還差幾倍的火油燈，老停在牆壁上賦閑，沒有到阿貴嫂不得已要補男人白天等用的褲子的時候啦！反正誰都能摸到手煙管，茶罐，茶杯，並不在乎彼此看得清不樂意看的臉，而且每個人幾乎有一付怕光的痧眼，這一家人就全歡喜這黑暗。孩子不算，除偶爾吐痰咳嗽外，四個生命竟消融在黑暗裏，無聲無息，和火的餘燼一樣，快要熄滅了似的。可是誰都不會瞌睡，就是葬到冰冷的被裏，也不會瞌睡。他們正在等候着呢！

從袖口抽出兩三個月不洗的白手絹，揩着水泱泱的眼，拔老爹死灰復燃了一般，嘆了一口氣。

他老人家在哭嗎？

實際，這達觀的老人，除八十八歲的老母斷氣時嘆陶了一回，就不會哭過。十八歲時，秀才落第，那早已是過去的事；做生意虧了千多串錢的本，那時候虧得起，也早已是

過去的事；死了兩個有出息的撐場面的親弟弟，但析產後的弟弟不見得對自家有幫助，那也算不了什麼；五年前，虎列拉廬了老伴侶，老伴侶還拖走了次子三子和兩個乖巧的孫子，一家子廬得落花流水，老人似乎寂寞了，但近年來，慣常了，也不在心上；欠了六分月息的五百元債，幾年下來，田地賣光，連幾間祖傳的瓦屋也快要當作「行都」了，而結果依然是五六百元債，這也不在心上；老人寬懷大量而且見識遠，他有一個希望無窮的打算，那就是：他已把第四個愛子烏西培養成一個師範畢業生，早已在天津一家公司做了月薪二十五元的辦事員了。放棄了許多庸俗子弟，造就了個特出人材，破費了無數田地，完成了個活財產，通盤估計，還是合算，而活財產的利息是大得無從推算的。雖然烏西自從有了職業就不會寄過錢回，然而每年總有安慰老人的信，說身體好，說結了婚，養了崽，說薪水加了，認識了些名貴人物。這就好了。老人忍耐着當前的一切痛苦，一心的等着。

當人家逼債時，老人說：「當我的烏西付了錢回，加倍還吧。」當店家賒不動雜貨時，老人說：「將來烏西回了，我會跟你們算清的。」人家試探烏西的情況了，老人總說烏西在外很好，成家立業，地位一天一天的高。甚至連自己添了件粗布袍，也說烏西寄回的絲棉袍。親戚送的茶色眼鏡，也說烏西化二十塊錢買給他的。總之，這樣那樣都是烏西好，都是烏西的名譽。不錯，一切雖暫時向烏西預支了，烏西總有出頭的日子，總有一天證實老人的話，如老人的心願的。老人忍耐着當前的一切譏嘲與悲楚，一心的等着。

不知怎麼，不接烏西的信快一年了，但據本家守一先生由城裏寄來的信，說烏西事忙，說烏西寄回的信遺失了，不免懷疑的老人也相信是實情。記得從前烏西的信也常常載着「事繁不能多稟」的話，又記得從前烏西有信到家，輾轉傳觀，也有不曾傳給老人的事。在種種方面，老人總想得極細微，曲證出烏西是有整年不寄家書的理由。

一切總還是吉多凶少！世間的悲慘事，決不會全堆到一個人的頭上的。幻想裏神遊慣了的，性急什麼呢？快過年了，年頭年尾，大吉大利，往壞處想什麼呢？還得照舊的等着啊！而且一家子都在陪着老人等着啊！

老人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近來連眼睛也更加水泱泱的了。人們說是痧吧？痧眼決不祇是流水的，不是是酒喝多了吧？雖拿三分之一的食糧熬酒，但每頓三杯，沒過量沒沉醉，不是是身體虛弱的緣故吧？對啦，一個月吃不着幾片肉，連每天一個蒸雞蛋還是兒媳阿貴嫂的虔心呢！歲尾，人家殺年豬，辦年貨，收賬，送禮，而老人卻祇空肚皮等候着。雖曾爲這煩惱過，發過多次無名氣，但畢竟安慰了自己。要留着身體等烏西發跡了以後，好好的過幾年呢！

總之，無論在那方面，寬懷大量而且見識遠的老人是不會哭泣的。

靜夜裏，門前犬吠了！

十二月中旬，這樣晚，債主大概不至盈門的，否則老人聽了犬吠，就得苦笑着，踉踉跟跟摸到暗室的牀上，氣痛得咳嗽喧天，嘔吐，咳得喘不過氣，好使客人關不了口，悄悄的一個個溜走；甫崧哥呢，也得拔起修房子跌傷了的腿，輕輕的一蹩一拐爬進房，痛苦的呻吟着，畢生的悲哀，這時候都用得着一齊搬出來，好真的嚎哭起來；阿貴弟呢，也是忽而上茅坑去了，不在家。總之，客堂裏祇應留着一個男不跟女鬥的女人，那招待客人的阿貴嫂，在很生氣的打着孩子們哇喇哇喇的叫，好使客人徬徨無計。但現在還不會到期啊，犬在吠什麼，總有道理的吧？

「唔——有人敲門樣？」老人側了頭，睜開了眼。

全側了頭，睜開了眼，可是門外邊沒有響動。

「唉——」的長吁了一聲，老人祇好抖着伸到灰裏的腳，哼着「每逢——佳——

節——倍——思——親」的詩句，接着「親」字的尾巴，又用剛剛摸過白鬍子的手，扯出

手絹揩眼睛。讀過幾年蒙館的甫崧哥，沒有過用手絹那末雅致的事，就用手掌抹去了鼻涕，也揩眼睛。阿貴弟不懂詩，可是經驗告訴他，從前十二月晚上犬吠，爹媽總是由牀上爬起睡倒，看是不是兒子發財回了家。證之阿爹阿哥目前的神情，也猜着三分，皺了皺眉頭，照舊沈默着。

周圍的黑暗，冷靜，看不到底的破爛，貧窮，空虛，和渺茫，想起種種，儘坐着等候不是路，寒顫起來了，於是老人從灰裏縮了腳，拍了拍袍子，扶着靠椅款款的立起來說：

「唔——快十點多了吧——關去！」

客堂裏稍稍騷動了一下。老人嘆喏着，說不要亮，說不會跌。但壁上掛着的燈，還是在阿貴弟手裏亮了。老人跟着亮進了廂房，一會兒，亮又回來了。隨即抱着孩子的女人跟着亮進了房，一會兒，亮又回來了。燈照舊在壁上賦閑，客堂又照舊黑暗，死寂！

甫崧哥爬到爹爹的椅上，在角落裏摸着旱煙管，抽着煙，又排出往灰裏竄的姿勢，

腦子裏盤算了一陣，記起了一件大事。

「明早，欄裏那隻大的要多餵兩瓢，永祥泰怕要來過秤啦！」

聽的人，自己明白了就得，不答話。

不怕偷兒混進屋，三份人家的大門沒有負責落鎖的人，半點鐘後，犬吠了幾聲，茅屋裏的堂弟沒有叩門就進來了。在客堂裏轉了轉，看見冷火秋煙，沒有坐談的興趣，立了一會，去了。過後，客堂裏畢竟還是來了一個人，在黑暗中，像幽靈一樣，還有誰？那就是拔老爺。

「我當是有誰來了呢？」

「沒有。是茅屋裏五弟來轉了轉，沒有事——起來做什麼？夜半更深，天又冷！」

「不要緊的。我說，你們也該睡了啊！」

「瞭得！」

三言兩語把爹頂回去以後，對老人近來每深夜還不肯睡的事，勞心的甫崧哥也傷感起來了。低聲的搖頭說：

「唉——怎麼得了呢？那事情，爹該不曉得吧？」

「總不曉得的。沒有人告訴過他。」

「要小心點，以後，就是對別人，也不要提起，那怕城裏報上登過，鄉裏知道的少。守一先生的信上也關照過，說不要弄得屋裏也是雞犬不安！是閉得緊一點的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今這時勢……」

「我是不管的，怕什麼？鄉裏那個不曉得，就祇爹爹在鼓裏。」

「喏——還是聾子不怕雷！有什麼用處呢！防一防又不截去半斤肉！想想看，楊家二舅祇有一個崽，剛剛中學堂畢業，祇等賺錢進屋，還不是一到漢口就收場了，連屍都尋不着。如今他屋裏窮得討米，也得過活不是有什麼用處呢？——前天茅屋裏三姨孀

到玉山廟許願，我託她問一個籤，說不要緊，將來就是菩薩保佑，太平無事，也不要提及。不是有名望的事！」

一大篇道理壓服了阿貴弟了。安分守己做人，做到挺了墾，有什麼話說呢？祇好聽天由命，和自己生氣。

門前，犬又一聲一聲的吠，而且越吠越兇，隨後大門響了，犬一直吠進大廳。追到客堂門口，阿貴弟起身點了燈，奔出來趕開了狗，在暗淡的燈光中認清人了，說：

「啊，桂棠哥，由城裏回來了！」

「呢——回來了！」來客拐了一把椅子，對着欠起身來的微笑着的甫崧哥，「還沒有睡啊！」

「城裏回來了幾時到家的？」甫崧哥說。

「到是上半日就到家了，沒有工夫來——唔——」來客手裏捏着一封信，「守

「先生叫我帶一封信，說是烏西先生的，沒有交給我，我就拆開了。」

「啊，烏西寄回來？真的？」甫崧哥昂起了頭，驚訝了一下，客氣的，歡笑的，伸出顫抖的手，接了那封破爛的信，緊緊的握着，忍耐着，捨不得馬上就看；敬了客人的煙，叫阿貴弟升起火來，然後在一個茶几的抽屜裏找出爹爹的眼鏡，用手揩了揩玻璃，又揩了揩眼，然後不自然的把牠嵌在鼻樑上，神經緊張的囁咕着：

「烏西寄回的，真有這事！——唔——阿貴，慢點給爹爹知道，讓我先看了再說，讓

我先看了再說。——唉——烏西——」

把燈拿過來，將皺褶不堪的信，湊近眼前，上上下下瞧了信封，甫崧哥纔仔細的抽出四頁信，枯焦的臉上浮着哭不是笑不是的樣子，手也震上震下不聽話，眼淚在流，胸脯在起伏。口裏雖則斷斷續續的應酬着：「上半日就到家啦……城裏世界該好……這回帶了些什麼貨……」耳朵裏卻沒有鑽進一句客人的回答，他的嘴早在那裏專

誠的費勁的嚼着信上的每一個字。字的確是鳥西的親筆字，不難認，可總覺得生疏，外路的白話，也趕不上本鄉的土白那末順。雖然是往年看慣了的句子，總像趕羸牛一樣，犁不動。

旁邊阿貴弟把客人扔在一邊，儘瞪着眼看阿哥，很焦急，似乎說，若是阿哥有他那把力氣就好了！

犯不上陪着別人熬夜，客人告辭了，甫崧哥搔了頭，立起來說了許多抱歉的話，等阿貴弟送了客轉來，也就沒有心思讀完信；將模模糊糊的大意悄悄的說了一遍以後，取下眼鏡，兩手蒙着臉，伏在膝頭上，眼淚鼻涕糊了一手掌。隨後，阿貴弟提着燈，甫崧哥拿了信和眼鏡往廂房去。

「是，是那個來了，剛纔？」拔老爹早就撩開帳子，探出頭，兒子還不會進房就把話送出去。

「喜訊，爹爹，喜訊！」甫崧哥苦笑着說。

「唔，喜訊，什麼喜訊？」烏西的喜訊。拔老爹爹揚眉笑臉，全身都熱了，睜開眼，瞧着遠處兒子手中的信，夢一般，從墳墓裏跳出了一般，被頭翻轉在一邊，手在臉上使力揩了一把，帶着莫可名言的好滋味，堵塞在口裏的話實在藏不住了：「咳，咳，聽見狗吠，猜想是桂棠來了，一定有信的，想爬起來，又怕不是本來，快一年了，在外頭忙些什麼呢？我想總有點好花頭的。是嘍，我想總有點好花頭的。如何？我到底猜中了，哈哈。甫崧，從頭至尾看過了把？」

「怕受涼，你老人家穿起衣，自己來看吧！」

甫崧哥觀着老人歡喜過度的精神，遲疑的，不想走近牀，可是做不到，祇收藏了假
的歡笑！

「難道是做了縣知事？」老人漫漫的在穿衣，有一句沒一句的自言自語起來了：

「難道是中了彩票……難道是升了科員科長……難道是積蓄了三五千塊錢，要帶了妻兒子女回家鄉過年了……啊……甫崧，若使你媽媽在世，唉，你二弟三弟全是沒病沒痛的活着，一家子鬧鬧熱熱，又是快過年的時候，得了這種喜訊，你看，那多快樂啊！那時候，地方上，圍轉左右的鄰舍親戚，又是一幅什麼面孔向了我們啊……唉，你媽媽，可憐啊，辛苦一世，到底沒有福分，不能親眼看到……唉，也是命該如此……」

阿貴弟把燈擱在老人牀前的檯子上，幾步奔進客堂間，順手拐着揩面巾，倒在靠背椅上，將面巾往臉上一蓋，祇顧自己享受去了。

老人穿好衣，甫崧哥側着頭，生怕給看見自己的面孔，伸出抖顫的手，交了信和眼鏡，淚水早流了滿地。

怡然自得的老人戴了眼鏡，隨便地瀏覽了信封，微微的顫了顫頭，便趕忙開始讀信。每個字，每個句子都是蜜棗荔菱一樣津津有味；有時候顫頭，有時候笑，有時候摸鬍

子。但讀了一半，可又驚呆了，手也抖起來了，頭越伸越長，老淚縱橫的眼，越睜越瞧不清，漸漸的信從手中滑了，身軀癱軟了，直往後面倒，胸脯一起一伏，口裏迫促的噴着氣，許久許久之後，纔斷續的喊出弛緩而低沉的聲音來：

「唉！——政治嫌疑？——這是怎麼一回事啊？——甫崧——唉！——徒刑十年啊！

——啊，十年啊！——十年啊！——唉！這十年，我們不知道，還能活在世上不——唉！——

唉！——唉！——天啦！——」

達觀而且見識遠的拔老爹，這時候纔真個痛苦的嚎哭了。

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作。

兩個靈魂

一

大約五六個月之前，都健存的故鄉淪爲「匪」區。那時候，人們把「匪」看成比日兵跑轟滋滬蹂躪東北還兇險萬倍，所有人力財力不得不集中起來，一致向「匪」區撲去。

但，起首，故鄉紊亂的消息，一點都沒有擾亂他。他以為那是偶然造成的形勢，照以

住的經驗，官軍一到，那吆喝隊就會風吹雲散，蹤影全無，當保衛團團長的父親正好抄襲老法，派出武裝團丁，任意抓去鄉民，拘禁毒打，在保甲十家聯，清查戶口等事上，且可接進上千的「後包」，公開的罰款還不在內。

繼而，父親被殺，哥哥被擄的消息確實的傳來了，但這仍然不怎樣壞。他當時，雖皺眉嘆息，鼻孔酸溜溜的，很有當着人滴幾滴眼淚的可能；無奈還是三年前的暑假在故鄉勉強住了一星期，近年來故鄉怎樣，父親怎樣，在他心裏祇存着淺薄的印象，倒是這種略帶羞慚的意識來得明確而堅定；父親和哥哥雖然消滅了，而六七百畝田產總還存在，還有他自己，毫無疑問，健康的活在世上。並且，大學生啊，成羣結隊的遊逛……電影……足球……多有趣呀！實在無暇也犯不上想及那些無可挽救的已成過去的描與事，過分的苦惱了自家。這麼着，他的眼淚到底沒有興趣奔出來。

報是每天在看的，「整理」「補充」「赴援」等消息連篇登出了；家產被沒收，

母親病死，妹妹到漢口賣淫的消息也輾轉傳來了。樂觀的他，這纔慟哭了一場，徬徨無計起來。那永遠破產的危懼和失卻金錢接濟的恐慌，給他個不小的打擊；並且更壞些，那渺茫的前途竟使他像生活在海洋的小蝦子，摸不到岸，祇好放棄浪漫舒適的生活，從大學三年級退到亭子間。那簡直是拘囚，那簡直要他腐爛發臭。兩個多月亭子間生活，他像害了一場瘟病，老去幾歲。

深悔在大學教育上沒有得到一點兒安慰，在謀生上打過算盤，當有人問：「以後打算怎麼樣呢？」他茫無頭緒的想了一想，就咬牙切齒的十分堅決的答道：「復仇呀！獻身黨國呀！那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顧！」於是，在同鄉處努力奮鬥，得到了憐憫，得到了同情，在一個中學校獲得史地教員的位置。

修養方面有缺陷的人，正和餓癩了的臭蟲一樣，自己曉得從板壁縫隙裏鑽出來吸血的，自己能想出填補缺陷的簡易方法的。靠學問謀生簡直不是路，簡直是個惡夢，

歷史地理本來就非他所長，別的呢，卻更爲他所短。聽大家說周子同著的初中本國史好，不幸盲從了，選錯了教本；翻到周秦政治思想學術等等，連字句也無從解釋，參考書也不知是些什麼，從何處發掘；三天預備好的功課，滿以爲好教一個星期的，誰知兩點鐘功夫，竟給浪費完了；而且每一上講臺，就像上考場一樣，很想裝着大方模樣，乘臺下那些「監考員」相互打趣的時候，從某章某節的關卡上偷偷的溜走，誰知竟有些刁滑傢伙牢牢的把守住，不給放行。怎辦呢？祇有囁嚅，祇有惱憤冒汗。於是，他深切的感到做事非借重另一種力量不行；無權無勢，教育簡直無從談起。好在自己有了「無論怎樣，我不會和匪徒妥協」的自信，且是有了「不共戴天之仇」的悲史的人，當然，他得在這方面努力的活動。

「諸位，我有一點兒意見供獻出來……」

「……要應付目前的環境，我以爲祇有伸出鐵拳硬幹到底……」

沒有一次放棄出席的機會和發言的權利，偶然博得一次掌聲，甚至是一次嘲笑
的掌聲，總覺得自己偉大了一次。他見過好些人是這樣衝出去的，青雲直上，不可一世！
狂熱的赴會，忙碌的進行着半公開的工作，像瘋狂的狗，可以逢着擋住自己的人
任意張口而噬了。甚至在馬路上閒逛，也想負着重大的使命，簡直要張牙舞爪，追隨着
發出鄉音的漢子，破獲了秘密，一網打盡，甚至還想這樣憤罵起來：

「小子，當心點兒，老子要給你認識認識在你後面的是誰啦！」

不久，早已列入預算的反對他的風潮爆發了。雙方的營陣佈置起來。經過一星期
的堅持，結果是他所教的那兩班的教室裏貼滿了標語，而且風潮有擴大的形勢！

學校也淪為「匪」區了，自然圍剿就開始。

教務會議舉行了一次又一次。擋頭陣的都健存公然列了席，皺眉睜眼，什麼也不
顧忌的嚷：

「今天，我不能不慎重的向諸位申明一下：如果是兄弟的教授法不對呢？這算了什麼，很容易解決，個人的問題，那末，我退避賢路就是。可是，然而這次的風潮，顯然有政治的背景。他們受了野心家的利用，別有作用，換句話，就是陰謀搗亂，反動！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他把諱字講成偉字）。教室裏，總理遺像扯去了一隻角，打倒什麼，驅逐什麼走狗的標語到處是。老實講，像這種情形，兄弟不便袖手旁觀……」

「對的，單是毀損了總理遺像，就是罪大惡極的反動份子，是反動份子，就該召請軍警，按名逮捕……」

這還不夠大動干戈嗎？即日，校門口警察徘徊着校長的牌示掛出來了：首犯除名，其次是記大過，填悔過書，再次是召到訓育處嚴厲的斥責一頓。最後，勒令走頭無路的反動份子搬出行李，風潮完結。

難道這也是一場大戰，一次圍剿嗎？雙方一接觸，就煙消雲散，看不見敵人的蹤影！

他，鄒健存，真是風雲叱咤，如入無人之境。那時候，倘有誰敢碰着他一根毛，他定規做給誰看的。

像偉大的事業之景仰，能把一個因循的懦怯的人變為勇士，也像風雲惡劣的時勢，能造成一個時代的英雄一樣，這以後，英武的鄒健存是勇往直前，不為一切物議所屈服，不為任何動搖意志的事所勾引；一心和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勢力相處，教課反而是副業了。他的目光非常銳利，腦子也清楚的認識環境。他在一切事上充分的表現了智慧，試用了手段。他的手段靈巧而果斷。那自信的堅強，成功的愉快，使他到處透出威武的力量，嶄嶄的露出頭角來。人生到此，真可忘形得意啦。回想到故鄉依然那樣擁擠，有權有勢的父兄還落得那樣的慘敗，那纔是廢料，不學無術啊！

二

威權，薪俸，事業的順手，比大學生還愜意的生活等等，像從有色玻璃透出的世界一樣，他祇看見前途的遠大，晴朗溫和，不知不覺間，他忘卻過去的痛苦，忘卻家庭的毀滅，有厭棄嚴肅，恢復調和的浪漫的生活的可能。他需要年輕活躍的男女朋友，趁着年華來一點兒戀愛。

他的臥室是一間和圖書館相近的偏僻的小樓房。憑欄可領受野外吹來的寒冷，可看見蕭蕭的落葉，也可目送到圖書館去的學生。

每天，在外面奔走得乏了，無趣了，雖然不情願，卻不能不躲在房裏歇歇，躲在房裏了，真是席不暇暖，可又厭惡那不堪的安靜。他那顆活躍的心總像野馬一樣，按捺不住。打開窗吧，怕冷；閉了窗吧，又像透不出氣的監牢，像烈火在燒着，枯燥孤寂的重壓，悵悵煩焦的苦悶，沒有誰來安慰他一下，也沒有誰來擾亂他一下。男女學生沒有一個肯來質疑問難。他也不願以學問來炫世。當然嘍，「師」是「嚴」了，「道」也「尊」了，可

是，師弟之間，彷彿森然的橫互着無邊的冷寒。無論在教堂，在路上，在房門外的柵欄邊，誰都老遠就將眼睛避開他，尤其他所教的兩班學生。總之，誰都把他當毒蛇，畏懼他，躲避他，要趕走他。還有誰敢走近他，闖進他的臥室呢？連新鮮一點的空氣都沒有。

也好，這種無可奈何的冷寒，正可使他靜靜的聽出自己的思想和意志，這種無情趣的單調的生活，也好像是他的大學教育的最後一課。他橫躺在牀上，輾轉反側，攪起了幾個月以來沉澱在心底的渣滓。一切都像煙霧，都像夢境。他彷彿祇是遊行於沙漠之中，渺渺茫茫，眼前盡是一片糊塗，含混不清，不明白自己的家怎會遭那樣的慘劫，也彷彿三四年前家早就毀了。他懷疑自己爲什麼要改變宗旨和生活，要抱那樣一種惡毒的思想弄得自己偉大起來，偉大得出乎意外的不近情理。他懷疑自己爲什麼不走光明的大道，卻要在蹊徑裏狂奔突突，衝到這種枯燥，孤獨，寂寞，苦悶的境域。但往回一想，又彷彿覺着自己有幾分對，可原諒。是的啊，不這樣，他將怎樣生活？這簡直是勢成騎

虎了嗎！

他從牀上跳起來，像從腐臭的垃圾中跳了出來，挺拔的，興奮而痛恨的在室中踱着，許多不堪的回憶使他起着英雄末路的傷感，不自覺的，任意而豪放的哼着臨時編造的歐化的調子，用顫抖的，收斂的，低沉而雄壯的「啊」音。哼着，拖長而波動的哼着，一切悲哀都從心底叫喊出來，震盪出來，酸的淚滿孕在眼眶裏了。

一會兒，他停了歌聲，從玻璃窗望出去，遠遠的交頭接耳的男女學生的影子在他的眼簾上活躍，他振奮的溫和而慈愛的在心裏驚嘆道：啊，多活潑！多自然！多天真！他們每個人，那怕臉子極醜，卻可看出極和善，誠摯，坦白，寬懷大量，毫無疑義，是可與熙熙洽洽相處着的可愛的純良的人類。唉，爲什麼唯有自己不能和他們相處，且成了仇敵呢？築着壕溝互相防衛着呢？倘若自己也是一個學生，和從前在大學中學一樣，不也像他們這般可愛？不也具着他們這種美德？不也好和他或者她並排的走，招呼一聲，互相打趣，

凝視着微笑一下嗎？難道現在一做了教員，便遇着他們反而擡不起頭來，羞答答的嗎？……他呆呆的立着。癡癡的遠矚着，終於在桌上打了一拳，憤怒的低語道：

「這簡直不是生活。我需要朋友，年輕的朋友。我需要羣衆，離開羣衆，我會窒息而死的。祇要誰肯和我好，那怕一個羣衆也好的。——唔，「一個羣衆」這是什麼意思啊？這是怎麼講法的啊？」

想到「一個羣衆」這句可笑的話，他不覺微笑了，就鎖着房門走下樓。

夕陽軟軟的掛在枯樹的枝頭，曠地充塞着寒氣。前面體育場這而有人在練籃球，那邊有人在練足球，生龍活虎似的奔馳着，爭奪着，啊，多有趣的遊戲呀！他看得癡呆了，所有腦中不好的情緒，這時完全消散了。猛然覺得自己不能加入他們的隊裏，卻儘在旁邊看，怪不好意思，索性不看他們，直往前走。

走道上，男女學生接踵着在他身邊走過，他偷偷的瞧着他們，祇要不是他所教的

班級裏的，還好多瞧一陣子。在應接不暇之中，忽然他有意識的裝着溫柔而善的神態，向最後那女的瞥了一眼；且在一種輕率的，躊躇的不安之中，向她略微頷一頷頭，彷彿祇是對面熟的人，匆忙的，機械的，隨便招呼一下，無意交談似的，就那末走過去了。但這回不但沒有使人後悔羞慚，而且是得了意外的收穫。因為那女的也正和他一樣公然向他歪了一下腦袋。

玩味着對自己點頭的那人的神態，且揣摩着那人爲什麼會有這種動作的心理，意外的溫柔而旖旎的感應，簡直隨着芬芳撲鼻的空氣闖入了他那枯燥的寂寥的心，心是完全被擾亂了，卻極希罕這個珍奇的擾亂，彷彿幾個月以來的心頭的重壓一旦輕鬆了，他得救了，安慰了，眼睛簡直像戴着皮眼罩的牛，看不清前面的路，一直向學校大門走去。上飯廳的鐘鏗鏘的響着，他也沒聽到，一直向學校大門走去。幸而出了校門，一陣冷風打醒了他，躊躇了一下，不覺笑了，就向附近一家西菜館緩緩的走去。

無端宴請了自己一次，彷彿無甚意義似的，不知怎樣，西餐嚼蠟似的不開味。倘是吃着剛纔瞥過那個紅潤的櫻桃，那個壯碩的蹄膀，可就兩樣了！你想那是怎樣可口的西餐呀！

可惜那是一個現代社會中的叛逆的女性，雖然態度瀟灑，身體健康活潑，神氣十足，然而單是舉止的隨便，一切滿不在乎，說話的無檢，聲音的宏大等小節上，就很不上眼。沒有女人所應具的嬌柔可愛的形態，不喜打扮，穿着樸素，恐怕還是個癩三。不論何時何地，她高興時，公然毫無顧忌的動手動腳，嬉笑自如，簡直有些山野氣。不但如此，而且有時候和反動份子在一起，諸事不近人情，好標奇立異，鄙棄正式結婚，也辱罵聖潔的戀愛。雖然在學問思想上有點兒長處，自鳴得意，這算什麼呢？無論如何，這不能掩飾她是一個壞蛋，一個叛逆。

晚餐後，在學校裏，湊巧得很，他又劈面遇着那叛逆，一點兒沒有錯過機會，照舊使

出了禮貌。這在他，唉，彼此之間，簡直超越「我認識你」的程度以上。

喜孜孜的竄進房，揩了面，鋪了膏粉，照了鏡子，這時候，他特別愛憐自己，同情自己起來，滿屋踱着，熱情的歌唱着，不復是沉鬱幽怨之音。屋裏也不再寂寞了，彷彿王國的邊境湧出許多年輕貌美而活潑的朝貢的臣民，全羨慕他，對他表示賓服的好感。尤其向他顛頭的那個，好像有千言萬語要對他縷述，脈脈含情的瞧着他，簡直要摟着他溫存一下；而他自己也打算不再那樣拘謹嚴肅，但也決不存絲毫的惡念，預備就在許多愛苗中，拔出那唯一的，嬌豔的，清高的，純潔的一顆，培養起來，發育起來，然後爲所欲爲，滿足着渴望，長年長月呼吸着她所放射的溫柔的馥郁的熱烈的空氣。他並且還要慎重的約束自己，要好好的把住這個機會，他想：肯向我顛頭，回禮，一次兩次，不搭架子，還不是偶然的。現在不是春天，難道她的這種行爲，竟是由於一時的「冬情」的發動嗎？哈哈，決不是，決不是。本來，愛是很神祕的，那怕一個碌碌的人，毫不足道，但偶然被人發

覺一點可愛之處，比方對於事業吧，對於政治活動吧，祇要他有硬幹的精神，有膽量，有靈巧的手段，也就會被人愛着，甚至連自己還不知道呢！自然，有些俗人，愛金錢，相貌，虛榮和無用的學問等等，但我相信，高尚的知識階級裏的女子，一定也有愛這個的，對不對？——唔——不要過於鹵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來……

室外是非常的黑暗，像連電燈也沒有的荒野一樣，天上許多眼睛在眨着，冷風中響着枯枝的剝落。他攢進被，熄了燈，抱着戀愛事業睡着了。

三

從郵局寄了信去的第四天晚上，還不會接到回信。他悲苦，羞惱而焦煩的把自己鎖在房裏，好像一個待決的囚犯，等候着宣判，恐懼，期望，後悔，強襲着他。他躺在牀上十分不耐煩的思索：

「和她說話，不止一次了，而且有一天和她在外面走了一程，簡直沒有一個人知道。她沒有拒絕我的樣子，而且對於我的生活發了些疑問，引起我談了許多話。她的態度是那樣的自然。雖然我太拘謹沒有和她談到本題，可是她決不會厭惡我，和別的混蛋一樣對我含着敵意。樣子看得出，看得出……我覺得我那信是很得體的，意思非常的誠懇，熱情，而且幽默，決不使她惱怒的……我沒有教過她的課，這沒有師弟的禮教關係，我愛她，這算什麼呢？即令她不要，不要就不愛，完了。我決不會也在這上面硬幹起來的。難道她竟害怕得躲起來嗎？害羞嗎？也許她心中擾亂了，不大舒適吧？夜以繼日的在思量如何答覆我嗎？……唔，也許兩天內，不，明天上午，就會接到回信吧？有機會她當面交給我，我也說不定……但是兩三天不見她了，怎麼回事呢？……我敢打賭，如今學校裏的男教員就沒有一個不轉女學生的念頭的。人家是老醜，結過婚，兒女成羣，還那樣一個一個的戀不清楚，而我……」

樓梯上，皮鞋響了一陣，一會兒，有誰敲門了。

「誰呀，請進來。」從牀上驚愕的爬起來，開了門，訓育主任立在他面前，他厭惡的冷靜的懷疑的估量了一下，即刻招待着：

「啊，曹先生，稀客稀客請坐。」

「好好，別客氣。——這間房倒是很清靜，一個人住再好沒有。哈哈。」不自然的笑着，停了一會兒，接着說：「鄒先生，有件事和您談談。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是校長的意思，要我來問問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噢，噢，校長請先生來問問，是什麼呢？」他裝癡的禁抑着不安的情緒，帶着防禦的神情問。

「吳國璋，高中二年級的女生，曉得嗎？」

「唔，曉得，曉得，怎麼樣？」

「事情是這樣：昨天她同好幾個女學生氣勢汹汹的跑到女生訓育員那裏吵鬧，說是鄒先生寫了信向她求愛。她說她是來求學的，不是來和不相干的教員戀愛的。如果學校沒有制裁的辦法，她要求退學，還有許多女生也要求退學，逼着訓育員馬上答覆，還有許多難聽的話，鄒先生想必也能猜想到，我也不用提了。本來，這也算不了什麼，很明顯的，完全是故意搗蛋，借題發揮呀。女生訓育員拿她沒有辦法，向校長請示，校長就把我叫了去，其實，這一點也不關我的事。鄒先生，你聽！這簡直是叫人為難呀。」

「是的，我寫過一封信給她，校長的意思……」

「校長沒有說什麼，不過叫我來問問有沒有這回事。沒有什麼，以後不理會她好了……唉，現在這般女學生，尤其是像吳國璋那種人，老實講，我也有些看不懂。好好，再談再談。」

訓育主任苦惱的轉身走了兩步，又猶豫的立定了，低聲說：

「不過，這件事鬧得全校都知道了，目前最好設法掩飾一下。否則，如果她們再要如何如何，一傳揚出去，學校的名譽……事情可就有點兒棘手。我想那也許不會吧……不過，最好還是都先生自己也設設法，決定一個主意。我們是老朋友，既然校長要我來，祇好說直話。好，再談，再談。」

他像從天上掉了上來，失去知覺一般，回答不出一句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心靈茫無主宰，愉悅的僅僅這樣自付着：「沒有什麼？」還是會「傳揚出去」呢……他目送訓育主任出門，蹬着腳，搥了自己的腦袋，彷彿覺得兩天來誰都特別鄙視他，在醞釀着包圍他，襲擊他，也彷彿看見吳國璋和女生們還在訓育員那裏叫罵：「調戲女生，還了得！」於是，把也不肯示弱，在心裏來了一陣憤罵。

「不要臉的，下流的女人，故意設這末一個陷阱，把我當野獸一般捕捉。用這種卑劣的辣毒的手段，真是人面獸心的婊子。有臉皮肯和我一次一次的談話，一接了信，就

算憑據落在手裏了，好翻臉了。媽的，我有什麼地方對她不住，值得這樣小題大作的。一封信，給她一個人的，礙着別人什麼事？「全校都知道，」自己設設法，決定一個主意。」全校把我怎麼樣？我要決定一個主意，幹完這半年再說。倒要看看那些反動份子的本事……」

他盛怒的走出房，要會會校中的幾個好朋友，看看形勢，探探他們對這事的意見，或者求他們援助援助。但忽又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來把這事告訴他，忠告他。他難道他們不知道嗎？難道他們認為事情太可恥，不屑和他商量嗎？難道他們叛變了，投降了，全成了我的敵人嗎？那麼現在見着他們，他們第一句話就會是：「好好，你幹得好事。這是可以亂來得的嗎？你鬼蒙了頭，嚇你……」那纔是自討沒趣呀，找他們幹什麼呢？……於是他又低着頭，溜進房。

窗外的黑暗更加嚴重起來。在他心裏的事態也比上次的風潮更加嚴重起來：說

她們反動應嚴辦？但組不起營陣，這個不名譽的鬥爭，自己也不能站在最前線，妥協求和？請校長寬容？這簡直是無恥，簡直是不可能，辦不到。他一切都不能安靜下去，不能坐也不能躺，周身微微的冒着汗，手脚在微微抖索，但還是不停的踱着，思索着：

「怎樣設設法，決定一個主意呢……唉，一個人在相當的時期，也應該覺悟自己有錯。物極必反，我是應該要到這個地步的。我起初對這事原是很慎重的，誰知，唉，真叫做鬼蒙了頭，我太不夠教員資格了。自然這是一個圈套，但是即令沒有這封信，我能長久佔住這個地位嗎？周圍是敵人，這能談教育嗎？唉，無趣的很！我原諒她，原諒一切，好，我認錯，我不吃這碗飯，得了！」

睡鐘敲過很久之後，他還在豎着眉毛，一壁苦痛的搖頭，嘆氣，一壁忙着收檢篋中零碎的東西。

四

蓬頭，黑頸根，尖的臉，更加瘦削了，舊西服油漆過一樣，全身發揮着汗酸臭，這樣尷尬的鄒健存已經又在亭子間裏過了快三個月了。

當押，借貸，營謀等等完全絕了路；看見報上登着招請的廣告，不知寫過多少次信，改了名姓，在報上登過求職的履歷，也依然毫無消息，總之，想求一個祇弄碗飯吃的職業也沒有機會。絞盡了腦汁，也想不着出路。痛苦鞭打着他亂跑亂跳。常常爲着房錢積欠太久，他幾乎不敢見二房東的面。整天在外面跑，或者整天睡不着。在這些可憐的受壓迫的日子裏，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是憂愁痛苦的。想着身世淒涼，無家可歸，半年來種種，眼前的種種，焦煩悔恨，祇差一點兒決心自殺。

但是生活的磨練，使他漸漸習慣了窮苦，他自己也知道無法逃避，這是必然的趨

勢。祇要在何處弄到手一元錢，也就稍稍心安了。估計自己那幅模樣，那種景况，祇好不和「上流」社會交游，且憎惡他們，祇好每天和窮苦人一道，吃包子，吃十二個銅子一碗的洋蔥麵。每當坐在麵店門口的時候，他不甚感到醜態和流浪的悲哀，也不覺着和黃包車夫同席的反常與羞辱。有時，且極關切的同情的和他們談着話。

「掙多少錢一天，你們？」

「沒有準兒，塊把錢。」

「車捐呢？」

「一塊錢一天。」

「那末，每天至少要拉兩塊錢的生意，纔能到手一塊啊！唉，不容易——噫，假使你們的照會給他們奪去了呢？我常常看見有這樣的事。」

「五毛大洋，給他五毛大洋好了。你當是什麼呀？綁票呀，綁票呀！」

「也祇能綁你們，唉！」

他看着那車夫的表情，看着那車夫丟了碗就拉着車奔跑去了，那種拚命掙扎的情形，他常常爲着這類不平的事想入非非。

他也常和娘姨談天，和建築工人談天，覺得有趣。肚子飽了，也常走進圖書館，看看小說，看看他從來不願看的社會科學之類的書籍。看了，公然有心得，公然覺着自己是個三等學者，是個智識份子，真像跑到時代的前面一般，比從前偉大多了。

一天，下午，他正由圖書館回來，路上遇着那中學校的主任，他下意識的，羞慚的避開了他，奔回亭子間以後，舊恨新愁以及一切的思想，又潮湧起來。他切齒的痛恨着，要改頭換面的決心，轟轟烈烈的再幹一番。要發洩完所有鬱積在心中的毒恨。他竭力找尋他的敵人，他的出發的方向，但是他的敵人，他的方向，不知怎樣，卻在他的心裏模糊起來了，究竟什麼東西驅逐他到這個地步的呢？什麼原因使他遭受如此慘酷的打擊

的呢？他躺在牀上開始着一個悠遠的有系統的回溯。

「……使我家毀滅的是匪，這是千真萬確的。父親母親真是死得太可憐了。哥妹妹他們，想必也苦得夠了。我自己是不用說。但是那些匪呢？誰造成的？他們是怎樣過活的？……記得三年前的暑假中，那時候，旱災使鄉下的農民顆粒沒有。大家直喊「吃挨家飯」，要成羣結隊的一路吃去，吃出縣境，吃出省境。要「逃荒」，要「平糶」。可是父親他們卻積起穀子，高擡市價。農民們帶了籬筐扁擔，這村那村游着，半升穀也難到手。而父親和別的地主卻照舊逼租逼債。官廳照舊索捐催糧，且加了新花樣，團防捐啦，剿赤捐啦，追索的沒有完結。形勢一天一天不安起來了。漸漸的有好幾處地方，農民聚集了幾百，公然打開了地主的穀倉，搬走穀子。保衛團彈壓不下，父親從縣城請了兵，實行圍剿。重要犯逃了，附和的，捕獲了不少。這緊張情形，雖不會親眼看到，可是父親在神廟裏團本部的問案，是親眼看到的。團丁日夜忙着拘人，行刑，催繳罰款。那些匪，無

力繳款的，打成了血湖血海，拖到廟門外。走攏去一看，咯，什麼三頭六臂的匪，全是熟人啊，鄰舍啊，疏遠的窮苦的老家啊，全是安分守己的老實人。他們忠於家庭，忠於地方，愁苦的工作着，毫無怨言，怎麼會變了呢？唉，還有那泥一般的可憐的鄒喜棠，紙空手跟人家去看過一回熱鬧，他們說他也是的。在鄉下的族學讀書的時候，他是和我怎樣的好？然而那次拖娘帶崽的，一家子給趕出了境。哭哭咧咧，像奔喪一樣，海闊天空，要逼着他們奔到那兒去呢？那種狼狽情形……啊，父親啊，父親啊，你……

「……唔，學生子可恨，搗亂，但我也沒有把他們當人看待。我不比他們高明。我祇是要他們在我的愚頑的鐵拳下面，一聲不響。我祇是想將家庭和自己所受的打擊，在他們的身上洩憤。我祇是爲着自己要賺錢吃飯，纔做作那樣可恥的事，當我自己也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容許像我這樣的傢伙教我嗎？我容許像我這樣的混蛋在我前面一跳八丈高嗎？雖然那時候，我是那末不成個東西，反躬自問，這半年我幹的是教育

嗎？媽的，流氓……

「……吳國璋，唔，我竟不了解她，不明白她的立場，忽視了她的偉大，卻想以卑劣的勾引手段，在一個和自己極端相反的人的前面丟醜，譏笑全校，這真叫豬狗不知道人的世界……」

「……是的，我對於反動份子也總算盡過驅除的微力，然而現在我得了什麼？沒有衣穿，沒有飯吃，也沒有房住。比黃包車夫，娘姨的生活還苦幾倍，無聊幾倍，簡直比真的匪還不如。……再行努力從匪一樣的地位一躍而為驅匪的人嗎？或者是自己來驅除自己呢？或是安於比匪還不如的生活呢？……嗯，我不能，也不夠資格，來驅除像自己這種境况的人，我也不能驅除為自己現在這樣的人而努力的人，當然，我更不能驅除自己。那簡直是盲目的懦怯的自殺。我要留着身體，有用的身體，好好幹一下，在公衆的利益上犧牲掉。……過去，我太幼稚，太無知。我需要學習，到工場，到農村，到各方面去學

習。祇要有虔心，有自信力，有堅強的意志與苦幹的精神，有清楚的認識，在行為上，我可以挽救我自己的過失，隨了過去的罪愆，走着一條正確的路，打倒擋住自己的人，走到有價值的有意義的人生的盡頭……

「……二十四五年的生涯中，我不曾受過如此無情的打擊。這打擊是自取的，必然的。這打擊使我得到靈魂的解放。我不能不感激使我受打擊的人，忘卻過去的一切，去感激使我受打擊的人……」

這種完全發自心靈深處的自覺，這種對於人生微細的體驗，賦予他以光明、愉悅和毅力。三個月的悲苦生活，祇有這時候是快樂的，新鮮的。過分的說，自有生以來，祇有這時候，纔開過眼睛，見過光亮，張開口呼吸過空氣。他興奮的從牀上跳起來，拿出紙筆，謹慎的嚴肅的，寫了一封給他的敵人吳國璋的信：

「……與其說是由於復仇的惡念，由於卑劣自私的意識所驅使，毋寧說是由於

無知，由於不擇手段去生活，使我在過去的半年中鑄成了大錯，永刻着羞慚的創痕。現在我是一個癩三，也許是一個匪。我完全了解我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的真正緣因。我後悔。我羞愧。我敬愛你們。我感激你們所加於我的教訓。以前，我知道得太少了，當然，現在我仍然感覺智識的太貧乏。我迫切的需要經驗有價值的人生，需要澈底的實驗與悔悟。也許你們，又會以為這是一種另有作用的，欺騙的手段，一種虛偽的自覺吧？但是，瞧着吧。我並不敢希望你們的回信，這祇算是我自己的良心的發現，我對我自己的口供罷了……」

自然，光是這樣，他得不到回信，得不到同情和諒解。但在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後，他找到了自己所崇拜的朋友，和他談過好幾次話，更進一步的得到些智識，且和那朋友奔走過幾天，嘗試過幾次艱苦的工作，他非常的熱烈，勇敢，而且愉快，一心一意和工作相處，和當教員時一樣。對於自己的生活，甚至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不值得注意無足輕

重似的。彷彿祇有這纔是生活，纔是出路，祇有這纔是靈魂的棲息之所。

喜訊·四六

一切安排好了，爲着積欠房租的關係，半個月以後，他悄悄的離開那空洞的一無所有的亭子間，永遠的離開了那裏。

五

一個星期日午後，爲着職責上的需要，他在那中學校附近一帶奔走着，找尋一個地址。他認明了弄堂，認明了門牌，匆匆忙忙的從一家人家的後門走進去，上樓，敲着前樓的門。

門開了，他所崇拜的那個朋友正在那裏等着他。房裏有吳國璋，有前次風潮中被那中學校開除的一個男學生，還有不曾會過的兩人。

因爲事前不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的緣故，那突然發生危險的感覺，使裏面

兩個學生驚駭起來，但，當他，都健存，睜着眼認清了人以後，臉色稍微紅了一下，即刻，驚喜的，微笑的，毫不思索的，走攏去，握住那兩個學生的手，彷彿闊別多年了的舊友的重逢，他的眼睛不覺流出淚來，同時，口裏不覺發出熱烈的誠摯的歡呼：

「噲，你們也在這裏呀！——哈哈，哈哈——何如啊，到底我還是和你們在一塊！」

二十二年，五月廿八日寫完。

昨夜

真想不到，離別多年的施老師竟會在昨天上午到我公司裏來看我！

但是，當我由門役手中接到他老人家的名片一看，起初驕地立起身來，忽又煩惱的坐下了。真該死萬分！不知怎樣，許多的回憶，竟像擺在眼前一樣，使我起着這種不恭的猶豫：

「會他，還是不會呢？」

記得十五年前，他老人家已經五十三歲。這位曾亡命日本的同盟會的老同志，文

章，道德，事業等等，是早已有口皆碑的；每次上課，總得留點兒時間，悲憤的罵政府，罵社會，詛咒醜惡的人生。他那「鴟鳥翔翔，方正倒置」和「混帳烏龜王八蛋」等的雅俗俱全的罵法，顯然的呈現着老氣橫秋的神態。至於生活的樸實儉約，律己的嚴謹，著書講學的阻勉，真能感化每個青年領悟人生的嚴肅！

記得七八年前，我在北京做事。他老人家帶着從西洋回國的愛子吉夫也在北京住家。無聊時，吉夫常邀我到城南遊藝園看戲。他老人家以為我們狼狽為奸，幹了不好的勾當，嚴厲的斥責我道：

「章公，吉夫年輕，你常常帶他到外面逛得很晚很晚，這是不對的！」

又記得三四年前，他老人家代理上海一個大學校長，我曾拜訪過兩次。後來，一位同學無意間把我夫妻倆失和的消息透露了，他老人家依然不諒解的說：

「總是章公不好！在這樣繁華的上海，男人非有女人嚴加管束不行！現今的老婆

一定要這樣子。」

啊，多末嚴格的教訓，多末嚴肅的老師！一想起這些事，雖則我對妻沒有像他老人家所說應嚴加管束的理由，但總覺有點兒怕見他老人家的面。十餘年來，沒有幹過壞事也沒有幹過好事的我，庸庸碌碌，生命是一池死水似的無波無浪。嚴格說，這也就是墮落，這就夠羞見老師了。不過，年高德厚的老師還不會忘記我這不肖門徒，親來訪問，這在我，總應引為榮幸，感激萬分的。我不能不重行立起來，擱了正在寫字的筆，走出辦公室，恭敬的去迎接老師。

三四年不見，頗覺老師更老了。鬚髮全白，面孔更加枯槁尖瘦，手中握着古老的手杖。看來，精神不怎麼健旺了。但是談論的慷慨激昂，以及頗能和現代青年接近的思想和態度，卻又不禁使我起着「夫子真是聖之時者也」的感嘆！

隨後，老師吩咐我把在公司任職的其餘兩個老學生請來。他們談過許多話以後，

這位秦君問明老師的住址，說在晚上請老師小酌。他們走了以後，我便邀老師在家午餐。

老師喝了不少的酒，也說了不少的話。

「師母在哪裏？很康健嗎？」我問。

「還健！在省城裏領着幾個孫子，監督他們讀書；大的十八九歲，中學快畢業了；小的也六七歲，進了小學，活活跳跳，真有意思。」

老師撚鬚答着，隨即逗着席中的我的孩子：

「你叫什麼名字，小娃娃——說啊——你想吃什麼——魚——不要啊——海

參——啊——好——給你等一下再給你噴——小朋友，我頂歡喜你吃了飯，我們來

唱毛毛雨，跳舞，好嗎？」

他老人家癡癡的瞧着孩子，靜默了一陣，忽然嘆了一聲：

「唉，他們的世界！」

孩子好奇的瞧着老師笑，我們也笑。

「老師這十年以來，也做過官嗎？」我問。

「沒有，沒有，要做官是早做了。要發財也早發了。這個和我沒有緣。這幾年來，我專心關門著書。——我的說文釋義已經再版了。文字談也已經付印了。將來我可以送你一本。還有一部墨學闡微剛剛整理好，這部書費了我不少的心血，——唉，著述總是不朽的工作，比講學有功效多了。書是可以流傳久遠的。」

多年不曾看過文字談之類的書，對於老師的著作，我不敢謬贊一詞，也不感到興趣！

飯後，沒有什麼可資談助，老師便摟着我的孩子糾纏着：

「你叫什麼名字，小朋友？」

他老人家摩撫着孩子的頭，又將自己的枯瘦的臉挨着孩子的臉。

「說啊，展展——你告訴老公公說「我叫展展」啊。」妻在旁代答。

「我叫「簡簡。」」孩子不正確的答，扭着頭，在老師的懷裏不安的掙扎着，且用小手拍了一下白鬚鬚。

「啊，展展，好名字！」他老人家捏着孩子的小手，溫和的玩弄着：「你拍我的鬚鬚幹嗎，展展？——你不歡喜白鬚鬚嗎？——那末，你把牠拔去了吧，小天使。拔去了就和 you 一樣。——你今年幾歲，展展？——告訴我啊，告訴我啊！——不肯嗎？——那末，叫我一聲，叫我一聲，我就放你下去。」

「蠢東西，叫喲！」妻說：「叫一聲「老公公」啊！告訴老公公說「我五歲」啊！蠢東西！」

「霧雪，老公公，我霧雪！」孩子不正確的說，笑着，要掙脫。

「啊，啊，五歲啊，呢——快莫叫我「老公公」叫我小朋友吧，我比你高不了多少啊，小朋友——來來來，我們來跳舞。」

他老人家立起來，牽着孩子的手在室內旋轉，說：

「你會唱歌嗎？——來，展展，這樣來，把手展開，展開，我告訴你唱：「飛，飛，飛，飛得高，飛得低……」」

逗了孩子一陣，忽然，他老人家坐在椅上，默默地，癡呆地，瞧着孩子，眼睛周圍邊巡了一下，瞧見壁上一幅西洋畫，就又立了起來，眯着眼睛看。是一張頗有詩意的畫：溪水遠遠的流來，綠蔭夾岸，綠樹的梢頭，掛着一輪明月，溪流近處，水愈寬，樹更密，水蕩浮萍，落花瓣瓣，在微波中盪漾。八九個豔麗的少女，身附薄紗，赤着腳，牽着手，成一個大環形，在水面漫舞。赤裸的，肥碩的孩子們，背上長着翅膀，有的鳥一般，從樹上飛了下來，有的棲在母親的肩上，有的仆跌在水面，還有隱隱約約的在枝頭穿插着，競向他們的母親

奔去，一切籠罩在明晃晃的月色之中，是人間？是仙境？是畫圖？是頗堪玩味的。老師看得癡了，許久，纔低頭，坐下，默默的。一會兒，又深深的抽了一口氣：

「唉，他們的世界。」

知道老師沒有要務，我在公司告了假，陪他老人家到虹口公園去。

是初夏的晴朗的天氣，我們緩緩的兜了一個圈子，在荷池邊的條椅上歇着。遠望天空，浮雲白雪般一片片重疊着。園中的草地，碧綠如茵。野薔薇放着鮮花，樹林全披上了新綠，掠水的飛燕，婉轉着歌喉，穿梭似的小白魚，在荷葉下捉迷藏，微微風拂着我們的輕衣，是頗足令人心曠神怡的。宇宙間的一切都在活躍着，濃粧豔服的歡笑着，多末可喜可愛呀，多末快樂呀，然而老師卻癡呆的瞧着這一切，默然無語。他老人家幻想着什麼呢？幻想着什麼呢？革命算是已經成功了。文章事業，也可隨天地而不朽了。兒孫繞膝，一個個飛黃騰達，堪娛晚景了。他老人家還在幻想着什麼呢？是回想過去？是推測將

來？是吟弄着現在，體念着人生？人生是一幕劇，喜劇也好，悲劇也好，有開幕的時期，當幕閉後，一切人物都將一掃而光了，這是當然的，人生是一池水似的，風來了，便微波盪漾，或洶湧澎湃，風去了，便復歸於平靜。人生也如時日之輪不斷的旋轉，白日去了，便是黑夜。也如草木一般，春天萌芽，夏天開花，秋天結果，冬天便落葉凋謝。這是生物自然變化的軌轍，有什麼可吟玩的呢？有什麼可令人傷懷的呢？

但是，我從側面瞧着老師那龍鍾的姿態，剖析他老人家過去生活的片段，想及他老人家在我家逗着孩子的情形，同時也注視着花園裏這堪妒嫉的一切，雖然我不感到自己夢一般在青春裏游泳着的快樂，然而對着這一切癡呆了的悽然枯坐着的老師，我恍然憬悟我倆是正和盛夏對着殘冬一樣。他老人家是越看越老了。臉上刻滿了皺紋，嘴唇也有點兒枯焦，短小的軀幹好像更加收縮了，手也越發瘦小了，眼睛也更加昏聩了，再聯想到他老人家的一舉一動，覺着他老人家走路時，像老母雞一般遲鈍，拿

酒杯時，手也顫抖着，說話過後，總免不了嘆息呻吟，彷彿嘆息呻吟成了他老人家的重要工作一樣。也彷彿覺得，在不久的將來，呻吟絕了，殘冬的風雪一來，便沒有他老人家的世界。可是回想到我自己，倘是盛夏去了，經秋到冬，和現在的老師一樣，這般墮落的我的悲楚，將更不知怎樣。想到這，我幾乎也要悽然嘆息。

「走吧，沒有趣味。」

忽然老師拍了拍衣裳，立起來。我回了一聲：

「好！」

已經午後四點鐘。遊人漸漸多了。在走出公園的路上，一個輕佻的俄國婦人的傘，觸着老師的草帽。那婦人向老師點頭笑着說：

«Сорри! Сорри!»

懂得幾句英語的老師，一壁緩緩的踱，一壁轉頭眯着眼，瞧着那婦人說：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沉默的老人卻有興趣和熱忱的外國婦人周旋着，還有點使我詫異。可惜那俄國婦人不懂得老師的話，昂然的走了。否則，即令有點兒關係，在老師，大概也是可以吧？我這樣無聊的想。

走出公園，我告訴老師，我們便道可以再逛逛外灘公園，那兒的景緻也不壞，遊人比較多。老師欣然答應了。

在外灘公園，老師像體力不勝似的，看了一會噴水池的金魚，便坐在江邊的椅上，依舊默然無語。聽着園外碼頭工人的邪許之聲，看着污濁的滾滾的江流和江上的煙霧，嗅着撲鼻的煤煙和水氣，頗令人心煩燥。小汽輪乘風破浪的奔來奔去，小划子梭子一般，在水面漂盪，海船遲緩而笨重的前進着。載重的大帆船在浪中忍耐的掙扎着，像蝸牛一樣，但一會兒不去注意牠，牠也會漸漸遠去，快到岸了。人生不也這樣渡着嗎？

少年是活躍的，老年便遲鈍起來了，然而不拘緩速，也一樣能達到彼岸。我猜想老師也神馳到這上面去了吧？

「帶了錶嗎？不早了吧？」老師說。

「沒有，但是我可以看見海關的鐘——快五點了。」我答。

老師轉頭望遠處的鐘樓，搖頭嘆道：

「唉，到底是年輕人的目力——走吧，恐怕老秦要來了。你有工夫到我旅館裏去玩玩嗎？」

我允諾了，陪老師回旅館。

老師非常的煩燥，在室中踱着，在牀上躺着，又踱着，總安靜不下來。「六點了吧？」
「七點了吧？」時時煩着，好像很焦急的等着夜的到來似的。隨後，他老人家說：

「假使老秦不來，我們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去吃飯。」

「那不太鬧了嗎？」

「不礙事。熱鬧一點好。」

不久，老秦來了，邀我們上北京館吃飯。老師酒量極大，談興也濃，談到學問上，他老人家發明古代某人某人是個社會學家，但不能判斷是屬於左派或右派，因為他老人家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沒有詳細研究過。他老人家並且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多年就相信了的。

不歡喜公團，卻愛熱鬧的永安公司，相信社會主義，這又使我驚異。老秦對於老師的態度 and 言論也有些驚異。他對老師端詳了一陣，忽然問道：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紀。」

老師忽然板起面孔，皺着眉頭，肅然的坐着，沉默着，很惱憤的樣子。許久之後，纔嚴厲的回答道：

「不要問，你問人家年紀幹什麼？我頂討厭人家一開口就問年紀。」

飯後，老秦回去了。在街上，老師問我：

「我們到永安公司去玩，你回去晚一點不要緊嗎？」

「不要緊。」

我口裏雖這末說，心裏卻老記着七八年前老師教訓我的「常常在外面遊得很晚，這是不對的。」那樣的話。想到家裏的女人也許會等着我，也記得三四年前老師對我的斥責「現今的老婆一定要這樣子，男人非有女人嚴加管束不行。」我究竟免不了有點兒躊躇。但爲想領會老師何以會如此的原因，我不得不陪老師走上永安的樂園。

怕聽鑼鼓聲的嘈雜，怕受成羣的游蕩者的推擠，老師在各處走了一回，便在屋頂花園喝茶休息。

從樹葉中投射出陰暗的燈光，從扶梯口湧出無數憧憧的人影，從茅亭子裏放出幽揚的絃樂，從天邊送來陣陣的涼風。品茗的男女，啾啾地私語着，妖冶的妓，各處徘徊着。一切都給明月籠罩着。這就是那樂園的朦朧幽暗的迷人的夜。

青年的妓走近我，顧忌的低語着：

「去吧？去吧？」

我暗示她們去牽笑迷迷的老師，但她們好奇的聽着老師，卻始終不動。我認定金錢萬能的說法，老師倘是真有意要浪漫一次，那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也許老師不肯在一個門生前面扯碎自己的尊嚴吧？我試探着問：

「老師一個人住在旅館裏很寂寞吧？」

「呢，那是很無聊的。」

「那末，找一個人陪陪不行嗎？這實在算不了一回事，不過要留心選擇就是。」

「這個，唔，也可以。」

於是，而幕完全揭開了的老師，態度驟然轉變了。他老人家很高興的和她們搭訕，不斷的用力品評着。我呢，也覺着替老師玉成其事也是學生應盡的義務似的，凡是走近我的妓，我便貢獻給老師，向老師的身旁推：

「老先生去，我不去。」

可惡的她們，驚奇的瞧着老師，一個個走開了。有的甚至扁着嘴，裝出鄙夷的神情。看到這情景，我心裏非常的悲哀，難過。我說：

「也許她們以為我們是父子關係，所以不敢接近你老人家吧？」

「呢，也許我們分道揚鑣何如？」

「好，我就在這兒候着你啦。」

像扮演一個故事一樣，白髮蒼蒼的老翁在紅男綠女之間，搖擺着去了。我遠遠的

聽着餓癩了的獅子似的老師，癡癡的睜視着一個一個的妓，似乎在長久的飢餓中還有嚴格選擇的耐心。這有點使我焦急而駭異。

久之，老師依然孤獨的踱回來了。

「我陪你老人家去吧，祇要現出不是父子關係，事情便容易成功的。」

這樣說過以後，我又把在光線不好的屋頂花園不易識別妓的健康和美的理由告訴老師，卻不會顯到光線暗淡的地方也可掩飾老師的老態的另一面。但是老師同意了。於是我們走下屋頂花園，到光亮地方，隨着人海的波濤，任性流去。

我們遇見回家去了的老秦，誰也裝着沒看見。

在京劇場門口遇到一個體態輕盈的十分標緻而壯健的妓。老師走搨去，眯着眼聽着。站定了聽着。那妓也冷靜的聽我們。老師向她打趣道：

「咳，不認識嗎？嚇嚇嚇，我們是老朋友啊！彷彿在什麼地方會過。」

那妓轉身走了。

「這個何如？」

我指着一個年輕貌美的妓，故意大聲的說。

「這個，我不認識。」老師瞧了瞧，不高興的走開了：「樣子也不見得怎樣。面孔太白，說不定有病。」

隨後，我又指着一個面孔紅的給老師看，老師又嫌她姿態不好。找來找去，始終不能如老師的意。我不免暗地埋怨老師起來了。爲什麼要揀選得這末嚴格呢？老師應該設想，這兒沒有墨學關徵和文字談的崇拜者，這兒沒有革命事業，以及文章道德的景仰者。這兒祇是一個在合宜的情形下互相交易的市場，並且老師沒有富翁的模型，卽令是假使老師的立場和妓的交換一下，除經濟關係外，是否還有別的意義值得爲妓所考慮的事。但老師毫不反躬自省，絲毫不肯遷就。他老人家說：

「我認爲還是京劇場門口那個美。」

又遇着在京劇場門口的那個「老朋友」。由我出面向鴉交涉妥，本來可以唱着「歸去來兮」了，老師卻要那遠遠的立着的態度冷靜的妓陪着再逛一會兒，那妓便裝着腹痛，獨自回去了。這頗使老師灰心，且有點憤慨：

「隨她去吧。我並不是非達到目的不可。逢場作戲而已。沒有關係。」

「實際，她們也很可憐的。」

我這樣敷衍着，頗感到這事的棘手。

我們重行在屋頂花園品茗，休息。男男女女，雜沓的在我們身邊走過。妓在我們前後左右焦急的蹣跚，盡力的拉，盡力的媚。女茶房，在我們未泡茶之前，是非常親熱的，現在卻預備回家了。誰注意縮伏在暗處的正襟危坐的老師？誰向老師閃着同情的眼光？在忘卻少壯的忙着追求的人羣，誰推想到像老師這樣難堪的老境？這世界，這樂園，在

老師眼裏直同沙漠。老師好像是被擀在荒地裏，悽然無語。即令有端詳老師的，大概都以驚奇的眼光，這般估量着竊笑着的吧。像這樣的老頭兒，還在遊藝場趕什麼熱鬧？跌倒了，又不是玩的。兒孫滿膝，在家還不夠享清福嗎？家長啊，青年的表率啊，帶着年輕人，在此地做什麼呢？不會在這樂園遊玩過的嗎？不會好好的享受過青春的嗎？……

很晚了。我耳邊更緊張的繚繞着「去吧，去吧，幫幫忙」的哀訴。我依然「不去，老先生去」的回答着。終於一個差強人意的妓，看中老師了。她挨近老師，讓老師鑒別。老師同意了。交易成功，我們便往樓下走。

我向老師申明，出樂園，我得回家了。

但當我們正走下扶梯時，久已注意着我們的許多惡少忽從後面鼓掌吆喝：

「好好好，哈哈哈哈哈！」

老師惱怒的，嚴肅的直往前走，妓則滿面羞得血紅，退到我身邊，猥倚着，哀懇的說：

「請陪老先生去一趟吧，謝謝你。」

我拒絕了，她便撲着我哀求着。

「你就同去一趟也不要緊的啊！」老師轉頭吩咐我。

因為離妓家不遠，老鴇扶着老師在前面走，妓則溫柔的緊抱着我在後面跟着。想起鄉村傳說的李代桃僵的故事，徒然使我替老師傷感！

直到走進妓家，老師纔漸漸快樂了。摩撫着妓，像慈祥的祖文撫愛着孫女一樣，她在懷裏，問長問短，教她認字，甚至來了些粗淺的文字談。妓也在某種奢望之下，嬌柔的應酬着。當老師避着她偷偷的掏出他所應付的數目時，妓鬼頭鬼腦的聽着老鴇，又聽着我，狡猾地顛着頭。

「你今年多少歲數，老先生？」

她忽然癡呆的聽着老師問。

「我啊，我啊，三歲——你問牠幹嗎？」

老師板起面孔對着妓。

「三歲啊，哈哈！——你猜我今年幾歲？」

「你啊，你——至少有九十八。」

老師有點憤怒的表情。

室內一時岑寂了。在不調和的空氣中，我便提出某教員和幾個女學生先後發生肉體關係的事，徵求老師的意見。老師說：

「這，我以為破壞許多純潔的，無知的，女子的貞操，不能算是真正的戀愛，祇是女性的蹂躪者，這是不對的。不像我們花錢向娼妓買到快樂，這沒有道德問題在裏面。」

但當我將某教員所說的「趁着年華，能夠挽回一點青春就挽回一點吧」那種荒謬的說法告訴老師，老師卻又欣然的贊成道：

「呃，這倒是真的。這倒有點道理。」

老師要吃點心，吩咐買餃子。不久，餃子來了，我看見老馮向老師索了加倍的錢。

這晚，因為過遲，我便在老師的旅館裏歇宿。

聽着鄰室男女的戲謔，聽着窗外茶役的「先生，要姑娘嗎？」的煩聒，我本能的感到自己也是被摔在荒地裏一樣。但一想及家裏那個「現今的老婆」也許還在等着我，明朝見面，當然又是我不對，想及莊嚴的老師公然帶着曾經自己嚴厲斥責過的我作冶遊，同時更想及在湘城孤寂的度着殘年的師母，我是頭昏腦脹的睡不着。

白日裏的一切，和在妓家以後的種種推測，始終盤踞着我們腦袋。我絕不後悔這次和老師的會晤。也不驚奇老師這次的舉動。老師不過表露着生之留戀的偉大意義罷了。但冬天裏的春天，畢竟是反常的節候，青春的回復，也祇是孩子想攀摘天空的明月一般的幻夢。幻想着枯朽的古木想開出鮮花來的那種不自然的意味，除去妓的過

分需索而外，我看老師怎樣擺佈他那暮景蒼然的世界。

過去終究是漸離漸遠的無可拉住的過去，而明朝是追求不盡的茫無止境的明朝。昨夜的事，在老師，這祇是遊戲的意義嗎？



垃圾

一

黎純五從「佛波西國」和「重見光明」的匾額下的條桌上掙扎着起來，張開失明而且脹痛的兩眼，對着一團模糊的光亮探索着；皺眉苦笑，抿抿嘴唇，像要訴述什麼；但他的頭左右轉動了一陣，又重行躺下，輕輕的抽着氣。他知道那時雖然上午十點鐘過了，但診室擠滿了病人，醫生正忙着，還是不去打岔的好；和同病者談談吧，他想起



別人一定和自己一樣，兩手撐着頭，拭着淚，世界整個兒炸了似的，靈魂給苦悶地打着；再則他坐過這診室所有的破椅，誰都祇敢落半個屁股在上面，得刻刻提防跌倒，要他們同自己無聊的閒談，簡直是強人所難的事，因此，他祇得沉默。

怪脾氣，醫生是生意好時反而更加不高興。好像誰都白白的麻煩他，全不給診金似的。不過，這時有誰真正冒犯他一下，倒又不要緊。黎純五住院已經兩星期，雖則兩眼像磨坊的牛戴着皮眼罩一般，不會給醫生鑿穿一個小窟窿，放進一線光明來，到底在無聊的靜默中，卻體驗得出這醫生忙碌時反而不高興的心理。他既已出過相當的代價，當然不把眼病全付諸天命；況且一到午後，醫生不是出診，便到外面喝酒，誰也不能拉住他。因此，黎純五在條桌上輾轉了一陣，估計是可以說話的時候了，便堅決的爬起來，用襲擊的陣式，溫和而審慎的自言自語似的說：

「噢，怎麼弄的，腰駝背眼！」他伸了懶腰，擡頭向着醫生說：「今天忙咧，永揚先生！」

醫生沒理會，可又不好意思不聽見，就轉過頭，死板板瞧着黎純五，好像不明白他眼睛瞎了，怎麼嘴巴也會動起來的；聽語氣又並不十分討厭，便將眼光撇到架上的藥水瓶，帶着關切的樣子，勉強和藹的答道：

「還好，托你的福，黎營長，怎麼樣，今天比昨天好一點嗎？」

「唔，好是好一點，但是——大概今天是陰天吧。」

「太陽是有的，」醫生面孔當真沉下了說：「像你這樣重的毛病，是不能一下就能辨得出什麼來的，全靠靜養，請再睡一會兒，不要性急。眼睛毛病頂忌煩燥，一煩燥就肝火上昇頭暈腦脹，晚上睡不好。這不是好事。昨天我關照你不要吃肉，你這個眼睛是補不得的。何如，我說得不錯吧。」

「我並不性急，——呃，怕是不好吃肉，以後總聽先生的吩咐就是。」

「當醫生的人，那怕是營長，也得向他低頭的，是不是？哈哈。儂大便通不通？」醫

生忽然又滿臉浮着笑容，「壁屈身摸摸一個病人的腰，眼睛卻兩旁兜着，很閒散似的，話越來越遠：『昨天有個病人來復診，那是個資本家，有洋房，有汽車，還有姨太太，好幾個，好幾個，——這是不管的，我上次關照他回去吃菊花茶，他沒有聽我的話。』不聽話就去吧，哼。」他瘋狂了似的板着面孔，離開病人，挺着胸，兩手平舉着向前推，一直推到診室門外，纔使力一送，縮回兩手，恢復笑顏，高視闊步的踱回來，繼續的說：『哼，我就這樣子把他推出去，資本家不資本家，這是不管的。』病人勉強睜開脹痛的眼，聽着奇怪的醫生，看那形勢，好像連這屋子裏的空氣都得給他攆走似的。

費了許多手脚，混過一點半辰光，直到所有的病人都診視過，在桌上重重的擲過整塊的診金，又用門牙咬過帶嫌疑色彩的雙角子，把病人一個一個送到診室外的鐵柵門口，給叫了車，又拍了拍他們的肩，吩咐着明天早點來，再向街頭閑望了一會，然後轉身和鄰舍搭訕着，踱進診室，毫無興趣的給他那個「營長」糊亂塗了一點藥。

兩星期以前，黎純五還是×師留守處的少尉，頂着這頭銜七八年，不曾遷陞過，好像命運裏注定了祇有少尉的福分，幸而這次害了不可救藥的眼病，去到這個眼科醫院，纔蒙永揚醫生提拔，連陞了三級。

他的眼睛不是在轟轟烈烈的戰爭中上前線受了子彈傷，也不是在任務上遭了意外的災禍。他不過因為好幾個月不關餉，常常急得通夜睡不好，兩眼布着血絲，白天上操又受了烈日灰塵的侵襲，加之那揩眼的手帕不乾淨，以致弄得兩眼無聊的，自己紅腫起來睜不開，初起受着留守處軍醫的診治。欣逢着大亂動的時代，誰都應該抱着馬革裹屍的宏願，肩起肅清匪類的任務，前線的戰士都在浴血戰爭，前仆後繼，黎純五卻躲在後方，還無緣無故生起病來，自作自受，照情理是說不過去的，因此留守處的

軍醫便沒有給他治好，祇在半個多月之後，通知他道：

「我勸你還是到別的醫院去試試，黎排長，免得耽誤你的事。老實說，這兒的藥實在太不行。」

謝謝軍醫的關注，黎純五到這時纔明白自己的眼睛非進醫院不可。可是他沒有錢，和他要好的人，沒有一個比他富裕，比他富裕的偏偏不要好，況且自己生病完全與別人無關，所以幾天的奔波，全無用處，最後在軍需處強支五元，請連長擔保，在紅十字醫院的三等病室住下了。起首的一天，眼科醫生缺了席，第二天下午，纔上了一點藥。幾天來，勞苦奔波，又生氣，又焦急，本來眼睛還可勉強瞧得見相大的物件，進了醫院反而脹痛得非常，紅腫得睜不開。直到混過了一星期，醫生纔開照他道：

「右眼睛珠子破碎了，左眼睛蒙了一層薄霧，希望是有的，但最好還是到專門的眼科醫院去。」

「早又不說，你們這些人，真是……」

黎純五在醫院裏生了氣，無可奈何的在自己的頭上重重的打了兩拳，便掏出他的所有清了賬，即刻乘車奔回留守處，躺在牀上自個兒咒罵，過後還悲傷的哭了一陣。這個宣判對於他的打擊，真比在前線給敵彈炸毀了還慘厲。

「怎麼辦呢，排長。」兵士們親切的圍着他說：「我們又沒有錢，一個月領二塊大洋，真是不濟事！」

「弟兄們，不要緊，也許牠慢慢的會自己好起來的，聽天由命吧。」

「不趕快醫，總是不行的，排長！」

「這是自然嘍，但是……咳，他媽的，瞎了也好，我真不要看見這樣的世界。」

究竟兵士們憐憫他，兩天後，他們湊集了五塊錢給他，再三勉強他無條件的接收着，而且安慰他，祇要連上一關餉，弟兄們湊五塊十塊是很容易的，他祇得暫時接受了。

等他們離開了，摸着那五塊錢，他不禁一陣心酸，又痛哭了一會。爲着兵士們的情誼，他不好再菲薄自己了，便要勤務兵王克明領着他出門，到處打聽眼科醫生，最後在留守處附近找到一個診費低廉，能治七十二種無名毒眼的江湖醫生秦永揚。

醫室是茅坑似的，煙氛，腐臭氣，炭酸氣和藥水味瀰漫着，地板坍塌得不堪，到處鋪着捲煙頭，濃痰和帶血的紗布，傢俱破碎零離，牆泥剝落，四圍還公然挂着古老的不成形的匾額，大概這醫生懸壺多年了，也不是絕對沒有診好過眼病。

一進門，黎純五就給醫生的懇摯的招待，殷勤的慰貼的言語膠住了，好像就不給診金也可在那裏醫治，還可以在那兒飽吃一頓再走似的。好像他是一個軍閥，一個達官，一個有威權的要人，有被醫生多方設法結納着的資格似的。

應酬完了，黎純五陳述了眼病的經過以後，醫生撥開他的眼皮，用小鏡子照了照，隨後又退到牆角上用顯微鏡照着，一壁在白外衣的口袋裏抽出簿子，取下擱在耳上

的鉛筆，在簿上玩龍似的畫着無數個「P」字，假使有人問他寫些什麼，比方問的人是拉車的，或是掃街的夫役，他總說寫的是蒙古文，他的眼科是從蒙古國學來的，世界無雙；至於蒙古國在什麼地方，據他說，從南洋過去，還過去，遠呢，簡直的遠得一榻糊塗。對於另一種人的詢問，便笑而不答，也不肯將所寫的給任何人看。

顯微鏡又照了一陣，又玩了一陣龍，然後他矜持的，宣布他的診斷：

「營長，這是爛污眼，我敢說走盡天下也診不好的，不是我瞎講，您在別處也試過多少次，右眼珠子癩了，碎了，光散了，診得好，是您的福分，診不好，也不能怪我，我不想騙人家的錢，這個，全在乎各人相信不相信。至於左眼睛，滿天的雲，雲散了就會好，我敢擔保，我祇擔保這一個。」他走近黎純五，捏捏他的太陽脈，摸摸他的手，運一運神繼續說：「真難啦，毛病實在重。買賣不成仁義在，我也不客氣，這裏的規矩是看毛病輕重去的，掛號三塊五塊沒一定。我看，天天門診是不合算，不便當，最好是住院，我包治，不出一個

月，不出一個月零五天。至於錢，將來眼睛好了，一百兩百聽您的便，您不是別人，一個武裝同志，嚇嚇嚇……我們交朋友總望後頭的遠發，我總照老朋友看待，特別克己就是，連伙食都供給，一切雜事，您有勤務兵招扶，真是再方便沒有。」

「我很感激你，十分的感激你，永揚先生，想不到在這裏遇着這樣的一個好人！既然先生肯包治，那末，我就從今天起住院吧。」黎純五直歡喜得難以形容，隨後他怔怔的笑着說：「不過，對不住，連上好久不關餉，暫時祇能交五塊錢，算定洋吧，往後我再向朋友借，連上一發餉就送來。承先生看得起，將來眼睛好了，決不敢忘記恩典的。」說着掏出五張一元的鈔票，遞過去。

「錢，慢慢的，不要緊，」醫生半推半就的收着錢：「這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昨天一個人來看病，我還倒貼了四毛給他做車費，哈哈，我就歡喜這樣，營長，你要知道，我這人也最重義氣的。」

醫室一共兩間房，用木板隔着，後房住着醫生的母親和妻子。生意講妥了，黎純五便在前房靠隔板的條桌上住了院。

三

醫生對黎純五很不錯，藥是起初每天上三次，許是沒有這必要吧，漸漸的祇上兩次，兩星期以後，甚至一天不上一次。有時醫生出門了，就弄點硼砂水讓他自己去洗洗。伙食是單開的，每頓兩碗稀飯，幾根蘿蔔乾，幾片大頭菜。醫生吩咐，眼睛毛病是補不得的。若是醫生出門了，連稀飯大頭菜也靠不住吃得着，大概他這眼睛毛病有時候是絕對不能吃任何東西的。他便偷偷的叫勤務兵買了吃。假使這天醫生夫人把菜單換了，比方是一碗海帶絲湯吧，醫生是不會忘記表明一下的：

「營長，我給你一點好東西吃，這是頂清涼的，頂補眼睛的，試試看，味道兒還不

壞。」

是黎純五的眼睛自己不掙氣，一個多月過去了，依然是老樣子，不長進，而且頭痛，失眠，神經衰弱，他的面孔蒼白，身體消瘦，背也有些駝了，心焦達於極點時，不免苦笑道：

「活埋了呀，永揚先生，怎麼弄的，我這個鬼眼睛？」

「不要性急，還要一個月零七天，我保險，你這是毒眼，很難治的，若是我有錢配上一點上等藥的話……」

真聰明，黎純五迷信自己的眼睛在永揚先生的公司裏保了險，不過保險費不夠，不久，他便叫勤務兵牽他到連上去，或到朋友家裏，拿到幾成薪水，或借到十元五元，就很高興的踱回來，恭謹的貢給醫生。

除非借款，他是不走出醫院一步的，像獵鳥者的翠鳥圈子，永遠繫在竹桿上一般。勤務兵常在那出進是不消說，軍官模樣的人物也有來往的。營長住院的消息傳開了；

營長都在這兒住院呢，醫生真是名不虛傳啊！漸漸的來醫室閑談的人也多了，就診的也多了，以前瞧不起醫生的，如今都給現金求診，連公安局的巡士也從板腰帶裏掏出那塊洋錢種。

以前因為沒立案不准懸壺，警署曾兩次傳訊醫生，醫生那時抗辯道：「你們不能隨便便把醫生帶到區上來的，我那裏有中國人來看病，也有印度人，羅遜人來看病，這有傷國體，」但警署卒至傷了「國體」，一定要立案纔准懸壺。因此，醫生和巡士結了怨，一想起那「國恥」，這天當一個警察來診過眼睛以後，昂然的沉下了面孔的醫生像幹了一番事業似的指着那遠處的警察的影子對着客人說：

「不管巡警不巡警，就是公安局長來，也是號金一塊二，不求我便罷，祇會在車夫前面稱好老，這般東西！」

也是無聊得沒有話可談，黎純五也開心的湊上一段無聊的故事：

「去年冬天的一晚，我忘記從什麼地方回來，在大街上走過，他媽的，突然後面伸出一隻手摸我大衣的口袋，我嚇了一跳，祇當是扒手，回頭一看，誰知道是一個警察，於是我冒的就是兩鞭子。我相信這兩鞭子是打得很重的，不消說得，那傢伙起初是真沒看見我大衣裏的軍服，他媽的退到一邊嚇呆了，「要檢查也得睜開肉眼認清楚人吧，混蛋，這又不是戒嚴時期，」我開口就罵，那傢伙反而向我客氣起來了，「對不住，對不住，您大概是留守處的吧。」我說「留守處不留守處，不是留守處該怎麼管轄？」講起來，這些人，無知無識的，有時很討厭，有時也很可憐。可是想想我們自己呢，蒙着一件老虎皮，未嘗不常常想「總要不使人無緣無故害怕纔好，」可是事實上卻不知不覺的利用了這虎皮還了自己的脾氣，自問也是很該打的。」

「噫，黎營長，你是打在他的臉上還是背上？」醫生笑嘻嘻的走攏來，拍着他的背。
「那倒記不清，你問他幹什麼？」

「哈哈，如果打在頭上背上，那纔是老打手，他們打車夫也是那末個打法……
難怪我們在街上走，黎營長，你戴着遮陽帽，置齊眉，誰也不知道你眼睛有毛病，所以他
們見了還讓路，本來看見後面的勤務兵也就知道你是誰呀，是不是？」

「永揚先生，我這紙老虎沒有什麼用處了，請不要再提起吧，提了怪沒有臉面。」
「什麼祇老虎，哈哈，這樣已經很夠了啊……哈哈，喊，走開點。」

醫生說着，轉身在客人的身上推了一下，儼然自己是營長的朋友，也有這威風。客
人微笑着，黎純五卻心裏難過得很，雖然他對於那「營長」的尊稱早已聽慣了。

因為往年冬季的不景氣，醫生便未雨綢繆起來，將兩月所積存的錢添製好幾個
小玻璃櫃，預備排在門口作點小生意，祇是怕巡警干涉，不敢擺出去。現在他不怕了，賣
了好些糖菓放在櫃裏，每天擺在門外，叫老婆坐在旁邊當掌櫃。老婆有事去了，就自己
遙領着，得空還邀黎純五坐在鐵柵門裏的小院子裏監視着。小學生成羣的在門前經

過，生意很不壞。

「這是誰家的，不准擺在這兒。」一天，巡警走過，干涉起來了。

「我家裏當差的擺的，他們沒有事，鬧得玩。」醫生現出很挺拔的樣子說。

「不好擺的，並不是我們愛干涉，是小學校裏寫了好幾次信來，要求取締，因為怕

小孩子亂買亂吃，有礙衛生，並不是我們愛多事。」

「小學校裏有販賣部，孩子們就不亂買嗎？營長，他們是怕人家奪了生意啊！」醫

生的眼光釘着黎純五。

「他這裏的糖菓並沒有不乾淨的，我看擺在這兒也並不礙事。」勢成騎虎的黎

純五祇得暗中維護着。

於是警察不再說什麼，掃興的去了。不過這營業終於在兩個月之後，黎純五出門

備款去了的一天，給警察取締了。後來醫生向黎純五憤怒的訴述着，黎純五沒有嚴厲

的表示，這有點使醫生聽不起。

四

成天躺在診室裏，黎純五覺得非常的寂寞，很想有人來談談，尤其盼望着那位陳家駒，雖是醫生的朋友，卻怪和善的；他能安慰他，同情他，而且啓示着他聞所未聞的種種，常把他從絕望的憂鬱的黑暗中帶到光明的快樂的幻境。雖然聽不見他是怎樣的身材，怎樣的面目，穿着怎樣的服裝，但是已經知道這人是怎樣的一個靈魂。這靈魂現在已經悄悄的站在他前面了。

「是那一位呀……對不住，沒有打招呼。請原諒我是個瞎子，要聽到聲音纔知道呢，至少要聽到脚步聲纔知道呢！」瞎子端詳着眼前的人影，終於嘆了口氣，「唉，到底猜不出。」

「你的眼睛好一點嗎？」那人影發問了。

「啊，陳家駒先生，是你啊，失禮得很！謝謝你，我的眼睛還是那樣……是嘍，剛纔我以為是幻覺，但是我的確聽到一種氣息，不怕你怎麼走得輕，我知道一定有個人在我前面，而且有八分猜着是你。

「老是這樣子怎麼辦呢？我很替你着急啊！想湊點錢給你，一時又不順手……」

「謝謝你，祇要常常來談談，就感謝的了不得啊……我這個鬼眼睛……」

「不要緊，老陳，我已經在黑暗中攪慣了，沒有光也能摸到手東西，正像我們在緊急的黑夜中倉卒出發的時候一樣，全憑習慣去摸行李和武器。我也能到街上去走走，不過走得慢，車馬來了，沒有勤務兵牽住那是不行的。唉，近來我常想起，固然嘍，在黑暗裏，時時羨慕光明的世界，但眼睛看得見一切的時候，卻又不覺着這個光明的世界是怎麼的有意義，現在不過生活比以前更困難一點，就祇這點憂慮……我想世界是時時刻刻在變，

由白日變成黃昏，變成有幾顆星點綴着的夜，變成黑漆的夜，夜深了，人以及一切，在一團黑漆中膠住了，死寂了，永遠死寂了，也許將來會變成那樣子的吧。在我，總覺得是會這樣子的。比方睡覺吧，我常常對自己說：「究竟是晚上，是白天呢？是晚上，那我起來打鬼，大家都睡了，是白天，為什麼我卻連鬼都瞧不見？白天晚上在我，既然都是一樣，那我簡直用不着起來啊，睡一世紀啊？省得生活，省得瞎忙瞎鬧，省得鬥爭掠奪，省得得意忘形，省得失望悲楚，最好就連水也用不着流，太陽也用不着東升西落，最好世界是死寂的，永遠一片黑，什麼都沒有，鬼也沒有，根本連這黑暗的世界的本身也沒有，那纔有趣呢！哈哈，但是，既然什麼都沒有，僅僅瞪着一個「我」在這裏喊着「有趣」嗎？這彷彿還是我這瞎子在妒嫉罷……朋友，可惜我不會做文章，不然，把瞎子的心理寫一寫，也有個看頭的。」

「不要有瞎子的心理，不要認為自己是瞎子，你的世界是光明的，你要知道，在你

所羨慕的妒嫉的世界，我們全都覺着夠受了，安心的快樂的等着「膠住」吧，每個活的東西至少有一個「膠住」的時期的。假使快到該靜默的時期了，那又何必再在幻境裏勞碌呢？朋友，自己找尋安慰呢。」

「當然，當然我應該自己找尋安慰，我常常想，假使我在火線上打斷了手脚，不能絲毫動彈，僅僅留着一隻眼，光着眼看人類活動的滋味，那不更糟糕，更傷感！再退一步想，假使我整個的給礮彈毀了，屍體的碎片散在泥土中，怕已腐臭了，就一般「祇是要活着」的心理講，我僅僅一隻眼不見，究竟還是很幸福的啊！況且在黑暗中，除出在聲音裏可以辨出一點善惡的意味以外，我是毫無所察覺的，這也可使心境平安啊！」

「是的，是的，要這樣纔對……近來連上有什麼新聞嗎？」

「沒有什麼新聞，我已經離開連上快三個月了，沒有必要，我也不高興去，一則和

連排長們弄不來，二則我怕見那些兵士。你說怎麼，我一回去，他們總是圍着我問長問短，甚至還對着我哭，「排長怎麼辦呢，眼睛不看見，又不好回家，以後的生活如何好過呢？我們又力量不夠。」這樣的情誼，真是難得呀！唉，對着他們，我真沒有辦法。他們常常湊錢給我用，想起來真慚愧得很。一個排長用兵士的錢，要他們來賙濟，來憐憫，而他們自己卻連鞋襪都沒有穿，不接受又不行，朋友，請設身處境替我想這種情形看，夠不夠令人心痛，令人悲哭……自然……我……我……我……我何嘗不竭力安慰自己，但是……唉，實在是……有時候，有時候辦不到……唉，請不要打岔，真的這些話我也不好對別的人說，讓我對你說個暢快吧。我在連上，連排長都對我不好，他們嫉妒我，巴不得我的眼睛永遠好不了。嫉妒的原因是爲着兵士們都歸服我。這些兵士，不管那一掛的都對我很好的。本來，我對待他們比別人不同，我訓練他們也比別人不同。在技術方面，我是獨出心裁想盡方法，使他們不知不覺，時時刻刻在鬥爭，在進步，也時時刻刻使他們

陶冶在快樂中，忘記眼前的痛苦。在精神方面，一面灌輸各種智識，一面我自己以身作則，赤誠的對待他們，和對自己的兄弟一樣，全然以有理智的情感和他們結合起來，我放棄那些威嚴的命令。連排長他們說：「黎排長古怪，歡喜標奇立異。」但我不妨害軍隊的紀律，那他們也不能將我怎樣。……我相信，在中國這些招募得來的無知無識的兵士中，在這樣的時代，要他們肯用命，祇有恩情的結合，祇有使他們受理智的制裁。不然呢，平常的時候，他服從長官的命令，作戰的時候，長官可就要聽他的指揮啦。南方兵不像北方兵那末老實，富於服從性，尤其是那些老兵，什麼主義，什麼主義，他們不管，什麼革命，他們也不管，他們每個人有他們自己的主義。老陳，你是明白人，當然曉得這主義是什麼。這種主義是不能阻撓的。有時候，自然，這種主義，祇有用他們所能懂的，切身的危險或者與全人類的福利無關的高尚的理性去克服……」

「對啊，黎排長，我早就知道你是這樣一個軍官，這也就是你不能見容於同僚的

所在……我問你，你請了這樣久的假，將來還可以復職嗎？」

「大概不可能吧，但我也自動的辭職，我要看他們對我怎樣。我的職務，上月已經由連長保薦了一個人，是他的親戚。我聽了這消息，會親自寫了一封信，我用很大的一張白紙寫的，用草書，濡好墨，一氣寫一行，每行的間隔是永揚先生在旁指點的，雖然眼睛看不見，據他們說還寫得不錯。連長接了信，對兵士說：「黎排長眼睛不見，怎麼能寫字？難道他的眼睛會好嗎？糟糕。」你看，他還有點不相信我親筆寫的信呢。他接了這封信，不敢馬上開我的缺，但是過了兩個星期，他跑到團長那裏說我的壞話，你猜團長怎麼說？他對他說：「唔，怎麼他還沒有給我滾，已經三個月了。」唉，雖然是團長，也總算共過七八年的患難，祇因為我眼睛不見，馬上就以刀戈相向，前天一個兵士走來把這話告訴我，我當時真氣得冒火，我眼淚已經湧到眼睛眶子上，但馬上又收回去，唉，我是個軍人，出生入死的軍人，什麼殘酷事還沒見過。我愛惜我的眼淚，我不願哭出來在

兵士前面丟臉，不當排長就不能活了嗎？就是將來眼睛好了，我也絕不想棧，七八年的排長也就受夠了，他媽的，等眼睛好了瞧瞧吧，我黎某，哼，他媽的……」

「有這回事嗎？講得簡直連什麼人都有點不相信……唉，他媽的，也虧你能夠忍耐……」

黎純五挺直的沉默着，眼淚幾乎流下來，臉色時時起着變化，時而握着拳，時而咬着牙，時而神祕的冷笑着。大概「散開，集合，前進，衝鋒，殺殺殺」在他的幻境中，強烈的決戰已經開始了。

醫生不知從什麼時候走進來，偵探似的聽了半天，知道了團長罵着「怎麼還不給我滾。」這已足夠證明黎純五是個毫無指望的廢物了，而這廢物卻滾到這個醫窩裏，於是他便把黎純五的「營長」革了，皺着眉冷峻的插口道：

「老黎，黎純五，我看，你得趕快想辦法。」

到底想不出在這出生下世的三十六年來得罪了誰，值得受層層的毒液般的報復，像團長連長以及醫生對他那樣。在軍中，衝鋒陷陣的時候，無情的鎗彈打過太多了的無辜的敵人嗎？但那祇算自己是一架機器，這機器有開動的人，再則機器同時也可給敵人搗毀，無論怎樣沒有把一切怨毒積在他一人身上的理由的。他的眼睛是因為久餉愁得睡不了覺，是上操受烈日風沙的襲擊，是軍醫處不給他醫好，拖延得太久，是紅十字醫院沒有給他盡力，是沒有錢找眼科專家診，然而連長卻早就預備了補缺的人，團長罵他「還不給我滾」，永揚醫生弄去許多錢，到末了就「老黎，黎純五你得趕快想辦法。」這樣下去，準是層出不窮的。回家吧，家在江西，已經四分五裂了，而且弟弟罵他反動分子，不認他是哥哥。靠老婆吧，老婆在機廠製機，每月賺十五元，祇夠養活自己，

起初她每逢星期日來看他，現在不來了。就那樣一下，比方用手鎗，一下了結了算了，畢竟這是無用的下賤的念頭，半生戎馬，不死於刀劍之下，不死於砲彈的轟擊，卻要假自己的手來毀滅自己，不值得，不值得。

醫室是冷冷清清的，在死的寂靜中，黎純五脹破了腦門在條桌上輾轉，帶着極難忍受的心靈上的痛楚，好似熬不住最後的一刹那。正在苦悶得要死的時候，忽然皮鞋開托閣托的響進醫室來了。

「是陳家駒先生吧？」他從條桌上爬起來，歡笑着說。

「是的。」

「我聽得出是你的脚步，來得正好，不然我可真要悶死了。」

「真的嗎？那末，我們好好的來談一談。」

「趁着永揚先生不在家，我想同你商量一件事。」黎純五爬下條桌，摸到陳家駒

身邊的椅子上坐着，低聲的說：「我這眼睛，看樣子是沒有多大的希望，但總不願就這樣算了，有法子想是不肯放手的。秦先生近來不大給我治，若不是他十分高興的時候，我真不敢請求他，本也難怪，我的眼睛雖然沒有進步，但是已經麻煩他三個月了，祇給了他一百二三十塊錢，講起來實在對人不起……平常問他呢，他總說保險，可以醫得好。我怕他是故意安撫我的。其實說真話，於我倒實惠得多啦。我的意思想找點錢再請個醫生看看。我並不是不相信他，多有幾個醫生研究研究，看究竟有救沒有。診斷了沒有救，就好死心塌地走別的路，你是他的好朋友，請你有便和他商量商量好嗎？」

「好的，等他回了，我馬上對他說。我問他也不是怎麼相好，不過覺得這個人有趣得很，常常來往就是。他這個人，我知道得很清楚，學識是不高明，全靠一點手術混飯吃。但是，請別的醫生，你的錢呢？」

「錢，我本不想再到連上去囉嗦，但是沒有辦法，祇得請同事的給我上呈文給圖

長，請他給我幾十塊錢退伍金，聽說呈文他們已經給我遞上去了，團長也答應了。」

「這樣，那也好啦。」

不久，醫生回來了，陳家駒將黎純五的意見向醫生說了，醫生覺得黎純五還可以籌到錢，便沒有確實的表示。黎純五也祇得聽牠去，反正錢沒有到手，權且等着吧。

這天，黎純五，陳家駒和醫生正在談天，留守處的司務長來了。黎純五抱着滿腔的熱望探詢關於退伍金的事，司務長支支吾吾的說呈文還沒有做好。這個矛盾的消息使得黎純五說不出一句話，他皺着眉，低着頭，板着面孔，木偶似的一動也不動。隨後司務長向醫生探聽本城有平民院沒有，有殘廢院沒有，而且告訴黎純五軍隊預備開江西剿赤匪，連長的意思，最好黎排長趁着這個機會跟着軍隊一道走。但是黎純五依然毫無表示，司務長走後，他頹然的倒在一個舊藤椅上，兩手緊抱着頭，用完全可憐的憤極的聲音說：

「這一下，你相信了吧，老陳？」

「唉，真是要哭都沒有眼淚……用得着你的時候呢，三四十塊錢一月收買了你的生命，假使你的生命不完整了，用不着了，就「滾吧，去死吧。」一脚踢開去，真是太殘忍了啊！……」

「我說，一進了軍隊，就同進了野獸的訓練所，兇頑很毒，無論怎樣也不再會回復人性的，我敢說多數人是這樣。」

醫生聽着這無多趣味的話，插口道：

「其實也不能怪他們的，在軍隊裏怎麼好有病呢，眼睛不看見，那當然……我看這也沒有什麼可氣的，你總還算好，沒有打仗打死呢！打仗打死了纔可憐呢！老黎，我勸你不要着急，據我看，你的眼睛，未常不可以……不過，你要到別處去試試，我也不反對。你這個主意兩天以前老陳對我說過啦。」

「我倒並不是要人家可憐，」黎純五肅然的說：「不過，我並不是自己歡喜瞎眼睛，這是意外的災難啊！就以普通朋友看待，他們也該互相援助，何況我是七八年的部下，團長不見得省兩桌酒席錢也省不出的，並不要他掏自己的腰包，祇要把七八個月的五成欠餉發一半，也算是一樁慈善啊！再則我也不明白同事們僅僅替我動動手做一個呈文也這樣吝嗇的……要撤我的差，這是當然的，爽爽氣氣的撤吧，何必把開江西來擠塞我。我知道我眼睛不看見，不能上火線，也無家可歸。我上江西怎麼辦？讓我活不活死不死，登在那世上，這不毒辣嗎……什麼殘廢院，貧民院，哼，討米，我黎某自己會討，用不着他們派人來暗示啦，他媽的，假使我有眼睛……他媽的……永揚先生請不要動氣，你以為我比被打死的好，打死了的纔可憐，是嗎？我並不要人家可憐，我覺得，倒是活着受苦比較可憐。死了總算是解決人生了，走盡了人生最後的一步，得到安息啦。我倒是很願意那樣的「可憐」着……至於我的眼睛，我祇怪我的眼睛，不怨天尤人，

連上不給錢，我也不存別的希望，等勤務兵有空的時候，我要他通知我的老婆來接我，不過在這兒打攪得太久了，實在有點對永揚先生不住。」

一直到黎純五講完了一切的話，陳家駒祇是呆坐着，愁悶的皺緊了眉頭，動也不動，倒是醫生高興的了不得，嘻皮笑臉的說：

「老黎，不要性急，多住兩天再走不妨的，如果定要走的話，早一天通知我，我得請你吃一頓纔對啊！哈哈！」

「那裏的話，我纔應該謝謝你呢！」黎純五客氣的答。

六

翌日上午留守的兵士們每人領到兩塊錢。有人發起捐款給黎純五：一元，五角，二角，聽各人的便，一唱百和，一會兒由七八十個兵士湊集了三十四塊錢，推出代表送到

永揚醫室，不管黎純五怎樣謝卻，代表把錢塞到他的衣袋裏，安慰了他幾句，便告辭了。勤務兵來了，黎純五吩咐他把錢退回去，但結果依然帶回了，他祇得收下，隨即又叫勤務兵到機廠關照他的妻，要她下午來一趟。

下午她來了，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壯健的女工。她嫁給他不過一年多，原想丈夫升官發財享一點子福，因為丈夫眼睛總不肯睜開，大概生了氣，有好幾個星期不來了。

「這是陳家駒先生，我的好朋友……你看，客人來了，你得招呼招呼呀！」黎純五歎笑的對妻說。

那女人起首是臉孔板着的，現在微笑着，點了一點頭，兩眼向着陳家駒溜了好幾趟。

「明天我想請請客，我要離開此地了，辦點什麼菜好呢？老婆，你替我全權辦理吧，勞駕勞駕，好久不見，一來就請你做事。」

「講啥格客氣，勿要面皮……拿錢來！」那女人伸出手接了四塊錢，插在衣袋裏，兩眼又向陳家駒溜着。

「你離開這裏又怎麼辦呢，老黎？我真替你擔心。」陳家駒關切的說。

「不要緊，我老婆每月可以賺十五塊錢，她會養我的。老婆，你一定會養我，對嗎？哈哈！哈哈！哈哈……」

「呸，我養你，我養了你，我自己交給誰養去？世上沒有女人養男人的！」那女人瞪着眼向丈夫，又轉向着陳家駒微笑了一下。

「呀，你看這個壞女人，她當衆侮辱我……你要軋姘頭就軋姘頭吧，我並不反對。但是，我問你，你變卦怎麼變得這樣快呢？說不定我的眼睛還會好起來的，也許還會升團長。可不是這兒的醫生先生老早就叫我「營長營長」呢！現在你逼着我朱買臣休妻，到那時你會後悔的。你這沒良心的，幾個月之前，你不是很愛我的嗎？你這沒良心

的。」黎純五帶笑的罵着，他的臉色可慘白了，但還是故意打趣的自寬的繼續說：「來，來，來，走攏來，讓我抱抱你，你再變卦吧，不管你待我怎樣，我今生不指望再娶別的女人啦，來來，我要看你近來究竟是胖了還是瘦了，來來來！」他伸出兩手在空中，期待着，期待着……

「什麼愛不愛啦，什麼胖啦瘦啦，你自己眼睛是這樣，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搭架子，」黎純五縮回來了手，插進衣袋裏，掏出一捲鈔票，「我不要你養，我來養你好吧，我還有很多很多的錢存在交通銀行呢……噯，這是什麼……」

女人不說什麼，轉過頭獨自望着窗外笑。隨後她立起來向陳家駒點點頭，走進醫生的臥室，和醫生夫人商量宴客的事。

這也不是猜不透的事，老婆走開了，黎純五卻儘沉思着。由他的臉色上呈現着無可奈何的焦燥的憤妒的神情，不能坐，不能躺，也不能說話，心緒紊亂的，意識模糊的好

像不明白自己怎麼會失敗到這地步的，伸出去的手抱了一個空虛，抱了一個失望，一個悲哀，「呸，我養你！」「什麼愛不愛，你自己眼睛是這樣。」他把剛纔的情景檢點了一下，究竟明白了，她是應該離開他，一切都應該，離開他，他早就該屍一般被扔在漫漫的一片荒涼的沙漠上，是自己由天空中跌下的，跌傷了是永遠不必妄想再爬起來的，這祇怪他自己。

陳家駒也一聲不響的悵悶的呆坐着，診室寂靜得真同沙漠一般，祇有煙氣在繚繞。這時候，忽然勤務兵倉卒的走來，立在門口報告道：

「排長，不好了。」

「什麼事，什麼事，克明？」黎純五驚異的問。

「明天沒有飯吃了，連長吩咐軍需處從明天起停止你的伙食津貼，說你已經不在那裏了。」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不要緊，我現在還有飯吃，明天我請客，叫弟兄們都到我這兒來吃吧。」

沈默了一陣，黎純五振作起來，很興奮的在室內踱着，既而嚴肅的說：

「我馬上到連上去一趟，克明，你給我引路。」

走進留守處，兵士們把黎純五包圍在辦公室，親切的慰問着。

「唉，你們真是……雖然是出自你們的好意，可是我萬分的不願意接受，這算什麼呢？像給你們的排長化緣似的。唉……弟兄們，我預備明天離開醫寓，今我來，一則是向你們告別，二則我要退還你們的錢，三則我很想和你們多談談心，以後是……不知道……」

「排長，請不要提及錢。排長要和我們談話，很好，讓我去叫他們去。」一個班長說着飛跑的去。

「不知道連長他們在家不呢？」另一個班長稍稍顯忌的說。

「不要緊，怕什麼。連長，二排三排的排長，軍需官統統出去了，今天不是領了五成薪水嗎，他們。」是一個大膽的兵士的聲音。

頃刻間，七八十個兵士都到了院子裏，排成隊伍，嚴肅的候着瞎子排長的訓話，那班長布置好了，走進辦公室報告道：

「排長，我們全體在院子裏集合了。」

「好的。」黎純五答着，走出辦公室，立在院子裏的塔砌上，對着肅立着的隊伍鞠了躬，開始苦笑着說：

「親愛的弟兄們，今天，你們的黎排長見了你們，真擡不起頭來了。我是個瞎子，我是個瞎子。但我雖然看不見你們，我卻能看得見你們每個人的心，你們每個人的靈魂。你們每個人的心，都和我的心溫和的慈善的聯接着。我雖然指不出那裏站着的是

誰，這裏站着的是誰，可是在我的心上顯明的刻着你們每個人的面貌，永遠不會磨滅的。你們實在太好了，誰都替我擔憂，替我這瞎子難受。你們每個人都憐憫我。一排的不
用說，二排三排的，也是時時在墨念我。這還不算，此外，你們還常常湊集一些錢給我，用
今天又湊了這許多。本來要退給你們，又怕你們不高興。唉，你們的排長見了你們，真接
不起頭來了。你們自己想想，一個月每人纔領兩塊錢，做零用還不夠，吃的是黑米飯，冬
天穿的是夾衣，有時連鞋襪都沒有，一身是髒的臭的，同叫化子一樣，但是你們卻給我
這樣多的錢，你們的心安了，是的，要這樣你們的心安了，但是你們知道，你們的排長是
多末慚愧，心裏多末痛苦……你們哭嗎，唉，愛惜你們的眼淚吧，你們的排長是不值得
使你們流淚的。

「我們是革命軍人，這是不錯的，但是想想看，七八年來，我們革了什麼命，七八年
來，我領導了你們一些什麼。革命革命，革來革去，沒有革出什麼，祇是反而多革出一些

貧民，一些殘廢。成功，成功，卻祇看見一二個人成功，像大多數的無量數的我們這樣的人，是永遠失敗着。七八年來，帶着你們由南到北的打來打去，死的死，傷的傷，舊的死了，新的又補上，傷了的，診好了，再上前線；好不了的跛腳瞎子，五官不全，祇有討米的份兒。那些沒有帶傷的，一年到頭也跟叫化子一樣。革命究竟成功了嗎？我們究竟真正革了命嗎？說是爲民衆解除痛苦，民衆的痛苦解除了嗎？你們也是民衆，你們的痛苦解除了嗎？

「不錯，現在，我黎純五是個瞎子，但是，有人知道嗎？我的眼睛是早已瞎了的，早已瞎了的。倘我黎純五不是個瞎子，我就該帶你們往光明的路上走，往我們所認爲最有價值最有幸福的路走，即令我們自己沒有享着幸福，可是爲着別人，爲着勞苦的大衆創造了幸福，那末，我們辛苦了也值得，我們犧牲了也值得。但是我卻帶着你們跑到永遠不變的一條死路上，聽着魔鬼的命令，守着魔王的紀律，忍受着無窮的苦痛，受着

無限度的犧牲。龍塘崗的那一仗，我們是該退卻的，我卻不許一個人退卻，不許一個人逃走，雖然我自己沒有受傷，可是我們這一連的弟兄們祇贖了一半還不到，我們這樣送死，固然，不是爲着升官發財，可也不是一心要來當叫化子。誰都知道，我們是爲着幾塊錢生活費，也是爲着偉大的革命。但是，我剛纔講過，我們並沒有革命呀，我們的生活費也沒有得着呀，然而我們卻白白的把生命往死裏送，排山倒海的往死裏送，這不太冤了嗎？這不是瞎了眼睛嗎？你們雖則沒有瞎，祇是服從命令，可是至少你們的排長是瞎了眼睛了。想起以前，你們餓了，在大飯館裏吃了兩碗麵沒有錢給，我還很毒的打過你們。你們在大洋貨店裏拿了雙把襪子少給錢，我還很毒的打你們，現在仔細想起來，你們不對嗎？誰都要生活，人家要發財，你們要生活，難道你們是絕對不可原諒的嗎？從前我打過你們，現在我希望你們來打我這瞎眼的排長。

「不中用的我，是沒有指望了的，我勸你們以後大家要明白，下一個決心，團結起

來，打開眼睛，向着你們所認為對的方向，光明的方向，勇敢的向前衝去。這便是我瞎子報答諸位弟兄的一點臨別的禮物。至於我以後的生活，當然祇好憑着命運去瞎闖，倒在那兒便那兒是棺材，將來也許會中流彈，也許會凍死餓死，至於死在像以前那樣的陣線上是絕對不會的。江西的家，你們有些人知道，已經沒有了，我不能回去。如果我不想偷生的話，雖然我什麼都沒有，我可有權利鑽到泥土裏去。這算不了什麼，猶如中了敵人的防不勝防的毒氣彈一樣，不知不覺就倒了，這算不了什麼。如果我要偷生的話，那末，我們現在雖然分手了，以後也許仍然可以會面的。親愛的弟兄們，你們祇須稍微留心點，當你們在街上，或者在鄉村裏，看見一個穿着九破十爛的瞎子，拿着討米袋，拿着打狗棍，口裏喊着「老爺太太」，甚至擋着你們的路，叫着「老總，老總。」你們打開眼睛看看，那也許就是你們當年的黎排長吧。

「我很感謝你們每個人，將來也永遠記念你們每個人。可是我希望你們忘記我。」

永遠忘記我這該死的瞎子。一記起我這瞎子會使你們心裏不快活的，親愛的弟兄們，前途珍重吧，完了。」

黎純五不斷的揩着眼睛，咳了咳嗽，對着那些悲哀着的兵士們連連顫着頭，鞠着躬，慢慢的向門外走去，走幾步回頭一下，走幾步回頭一下，勤務兵王克明緊緊的牽着他。離開留守處幾十步遠以後，他彷彿聽見兵士們的興奮的驚叫的聲音，齊一的雄壯的喊哨聲；隨後彷彿也有許多趕出來的。他那愁慘的臉上表現着一種解放的快慰，一種得勝的快慰，真像這一生也曾打開眼睛生活過一回似的。

七

第二天正午，永揚醫室的「重見光明」和「佛波西國」的匾額下的條桌被掃清了，點了香燭，排了菓品，蔬菜。黎純五在像前鞠了躬，拱手默禱着，禱畢，他的夫人將所

有的菜擺在方桌上，請客人就座。

「今天很對不起諸位，簡慢得很！」黎純五從末座的席中立起來微笑着說：「菜是沒有什麼菜可吃，不過也是我一點點意思。一則在秦先生這裏打擾得太久，沒有什麼謝他，祇得請他喝兩杯白酒。二則承朋友們看得起，就此饒饒別。三則我老婆很信神，祇好依了她，求求神的庇佑吧。」——請大家不要客氣，不好吃也勉強吃點吧。」——「喊，老婆，篩酒，給秦先生篩酒，依次篩下去，用大杯子。」——「克明，我的兄弟，來和我坐在一道，今天你可以多喝兩杯，你回連上去是沒有什麼東西吃的。吃醉了我送你回去吧，唉……」

客人讓遜了一回，歡笑的開始狼吞虎嚥起來，黎純五卻獨自正襟危坐的喝着白開水。

「喊，老黎，怎麼自己一點都不吃！」永揚先生勸說着。

「不，永揚先生，請自己多吃一點，我這眼睛是補不得的，還是不吃的好。」黎純五

冷靜的答。

一點鐘過後，筵席撤了，客人散了，黎純五和他的老婆正在檢點行李的時候，陳家駒把醫生拖到後房悄悄的商量道：

「看老黎這種景况，心裏很不好過，我想弄幾塊來送他，你說怎樣？還來得及不？」
「不。」醫生堅決的說，「你又和他認識不久，送他錢做什麼？照算，他還短我八十多塊錢，用不着送，讓他去吧。這筆生意我真沒有叨他一點兒光，讓他去吧，他這是帶毒的老痧眼，爛污眼，楊梅眼，走盡天下也診不好的。」

怕得罪醫生，這個好心腸的陳家駒不再說什麼。

什麼都已檢點了，黎純五千謝萬謝的謝了醫生。和所有的人道了別，再三的叮囑勤務兵常常到他那裏玩以後，帶着行李，乘着車，和老婆一道去了。醫生的身上像捉去了一個臭蟲似的，非常輕鬆，非常的快慰。隨後親自把醫室痛快的打掃了一頓，傾出一

春箕的垃圾，

八

一切都完了，垃圾永遠在門外的牆角下發臭



在潮神廟

朋加厭惡家庭生活，向上廠請了一月假，當了那件夾大衣作路費，到離杭州十多里的潮神廟去，預備養好他的失眠症和胃病。他不會到過杭州，以為這廟即令不是名勝之地，至少也一定清幽雅潔。廟裏辦了小學堂，而他的朋友在那裏當校長。

是六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天下雨，很悶熱。他的朋友知道他來了，從天井旁的小

房間的牀上爬起來，睡眼矇矓的歡迎他道：

「真是好極了，好極了！朋加接到你的信，以為你今天上午十二點鐘會到。我到車站白等了好久，祇當你不會來了。真是失迎了！」

「對不住，對不住！這兒離車站很近，不難找。」他的眼睛周圍逡巡了一下，繼續說：「廟裏房子多嗎？同事的多嗎？真是冒昧呀，不等回信就跑來了，並且什麼也不會帶，什麼也不會帶。」

「不要緊，不要緊！」校長很為難的勉強笑着說：「房子雖然不多，個把人是沒有問題的。這是舍弟，這是我的客人韓先生，這位是朋加先生。嚇嚇，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吃的是和尚的素菜飯。晚上我們不妨用板子搭個牀，點上蚊蟲香，那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這樣的地方招待你，這地方是太不行了，委屈你了！你還沒有吃飯吧……讓我叫點兒菜，不過這兒的菜館……」

「不必費事，不餓，不餓，有麵館嗎，附近——吃一碗麵就行了，我是知道你的，不必客氣——這裏，我想，暫時——唔，等我弄得錢，我可以到別處借錢的，到那時再說吧——你這裏並不壞，居戶不算少，附近有山還有水！」

「好吧，那末就叫一碗蝦仁麵——唉，可惜天下雨，不然，我們還可以走路，到城裏去逛逛的。」

談了許多話以後，校長悄悄的吩咐他那失業的弟弟暫時到城裏去住。
在這樣的情形下，朋加留在廟裏了。

二

廟是橫互在城市與鄉村必由的道路上，前臨錢塘江，右倚白塔嶺，左右便是些破落戶。這兒是滬杭鐵路的終點，是杭州市的盡頭。廟前有個寬大的過路亭，亭前的斜坡

下面臥着許多待修理的貨車和客車。再前便到江邊了。

灰色的帆船，像害了一場痢疾似的，將磚，瓦，礫石，黃泥等等撒滿在岸上之後，癱軟在江邊。

白天，洗衣婦和孩子們，賣爛水菜的，癩皮狗以及蒼蠅，全在過路亭集合着。晚上，窮苦的旅客，遊方僧，乞丐，跳蚤，蚊子，也全在過路亭投宿。

廟門已經破爛了，即令常常關着，狗和孩子們也能川流不息。廟的下廳，左右堆着木柴，草屑，垃圾；被教員趕出的潮神的馬夫和馬，全成了殘廢，倒在那裏。上廳左邊，老潮神被拔去一把鬚鬚，被打碎半個腦袋，斜倚着堆積的棺木，那棺木是地方慈善的紳士給江中的無名浮屍籌措的。新的潮神是私人出資修建的，隱伏在上廳的右角，雖屬金飾輝煌，但已渺小得可憐了。牠的宮殿被洋學堂佔去的事，頗使信男信女聽不起。他們頂多點點香燭，叩叩頭，連小爆竹也不放。

像到了毀滅的境界一般，除了這廟算是雄壯的以外，好找點什麼稱讚一下，記述一下呢？遍地是骯髒，雜亂，破爛，連人類也破爛；一切全成了措桌布。人們不知道自己該屬於哪一類；也不知道活着幹什麼，他們無田可耕，無工可做，流蕩，墮落；安於那樣的破屋，那樣髒而且臭的衣服，那樣粗劣的雜拌的食品；和獼皮狗，蚊子，臭蟲，成羣結隊，彷彿也和人類夜遊一樣。這從蓬頭垢面的許多焦黃枯瘦的臉上可以證實的。每個人都像很神祕的閃爍的互相誇耀着自己的生活：『我不過活着玩玩罷了，一切聽天由命。』男人靠賭博贏錢，靠劣質煙草，燒酒，草鞋等，從過路客人的板腰帶裏剝出銅板，或以紅丸雅片麻醉別人，同時以其餘賸也將自己麻醉着；閑散，談天，互相打罵，就這樣把生命消磨。女人盡量生育，盡量將女嬰送到江中；盡量兜攬男人的衣服去洗；此外也盡量享用着鐵路工人，小販，以及船夫們的夜間的酬報；就這樣送走青春，丟了少壯，鑽入衰老。這兒看不見車馬，看不見像樣的住戶，以及別的整潔光明，祇是貧窮，荒漠，灰塵，鐵路局

三

從城裏的朋友處借了錢，校長請朋加遊過一趟西湖。

小學校裏的經費，每月祇有七十元，校長自己害肺病，得化錢，還有一個教員也害肺病，課不能上，薪可不能不領，祇得另化錢請代理人，此外還得招待客人，當然校長是沒有多錢化的。他欠了客人韓先生五十元，使得他至今沒有路費離開那裏。校長不但沒有錢，而且沒有精神招待客人了。怎樣消遣，怎樣養病，客人祇好自己設法了。

起初，朋加能夠和校長談談天，勉強韓先生出去走走，和學生們遊戲，但學生們上課了，誰也沒工夫閒談，不願走出門，他便獨自到遠處的山上去玩玩，到遠處的江邊去垂釣。野外，陽光雖是火一般熱，但山林是幽靜的，可聽聽禽鳥的唱和，江流永恆的流着，

飄着來去的帆船。他雖倦怠不堪，累得滿頭是汗，而魚們也始終不諒他的孤寂和苦衷，不肯上釣。但他覺得仍是有趣的；有幽閒的雅趣，有忘人我，忘世俗的雅趣。回家後，倦了，沒法兒消磨日子啦，就不管人家肺病不肺病，躺在校長的牀上休息着，因為他自己的牀是在辦公室臨時搭的；睡醒了，就藉着小事將自己介紹給過路亭裏的洗衣婦，介紹給附近閒在家裏的漢子們，說長問短，探探他們的生活。他以為，祇有將自己拖出憂思苦慮的冥想，祇有使自己不不停的溫和的運用着肢體，使心身都得到相當的休養，病慢慢會好起來的，無論如何，比終日勞碌在札札的工廠的機器中間，比終日在家和拙荆相對，比時時刻刻聽兒女的嘍嘈，比不斷的看着房租警捐的追索，比拖着箱子雜物運到當舖的時候，快樂多了，自由多了，暇逸多了！無拘束，無顧忌，以較有智識的人和愚笨的人們周旋着，以穿着舊西服的資格出入於破敗骯髒的家戶，他也易於博得人們的歡迎和尊敬。一個有閒者，一個有所為而然的有閒者，是儘有工夫以客觀的態度，去

體驗他所不曾閱歷的，儘有聰明才智在人類各種生活中去發現，去尋求啓示的。人類的慾望雖是無止境，但在絕境中，卻是容易得到安慰的，這時的朋加正是如此，覺着一切都有趣，新奇，快樂！

但，新的地域，新的事物，新的遭逢，在相當的空間和時間以內，也容易令人感覺到板滯，陳腐，而且厭惡。幾天歇下來，失眠胃病照舊苦惱着他。他離開家庭，祇是撇開舊的煩悶，重嘗新的煩悶，衝出舊的貧窮喧擾的圈套，走入新的貧窮喧擾的圈套。比方晚上吧，他就心裏憤罵着，哭喊着：「難道我是來避難的嗎？難道我祇能到這裏避難嗎？難道我祇能這樣子避難嗎？至少，我要弄一個固定的牀位，無須早拆夜搭。這樣子麻煩死了。而且，沒有牀，白天簡直沒有地方安葬！我也要弄一個蚊帳纜行的。蚊蟲香起碼要六個銅板一圓，並且這蚊蟲香有什麼用呢？蚊蟲全是已經受過嚴格訓練的，無論怎樣，牠不吸人家的血總不能生活的。你把房門關得緊緊，薰死牠們吧？窗紙得重糊過，房門得

修理過。卽令不須重糊修理，一點兒不透氣，但人同蚊蟲不將一樣遭殃嗎？再則誰受得住這悶熱？再則這臭蟲，這跳蚤，牠們也怕蚊蟲香嗎？那末，用火油浸透這牀板嗎？用毒藥敷在自己身上嗎？再則……敞開門睡吧，自然風涼得多啦，但是那樣討厭的殘廢的潮神，那上了霉的舊棺木，那黑暗，陰森，那令人作嘔的潮濕氣，那大廳上鬼魅似的耗子追逐的聲音，種種，種種，敢於一個人閉着眼去推想嗎？……天啦，我祇好不睡，點着火油燈，關着門，眼睛望着破爛的紙糊的壁，看那畏光的臭蟲向壁洞裏逃，看那遭劫的蚊子觸着蛛網，反正白天沒有事，媽的，我通宵不用睡了……」

比方吃飯的時候吧，他儘聽着飯菜，聽着吞吃這飯菜的人，念頭轉了又轉：

「這飯，怎麼這樣儂？黑怎麼這樣多的穀殼，稗子呢？那裏來的這末多的米蟲的屍體呢？這米蟲的死法纔別致啊！這也許能和蝦米一樣吃下肚的吧？這黃瓜，豆芽菜，鹹菜，怎麼老是吃不完，一輩子吃不完，吃來吃去總是這幾樣呢？——我身上是缺少不了脂

肪的；蛋白質，維他命啊，全缺少不了的。我能像和尙們永遠那末黑瘦，那末無生趣，那末不死不活嗎？我要留着身體做工，做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大眾的事的啊！——校長先生，我對你說，你最好買點牛肉，鮮魚，雞蛋或者火腿換換胃口，雖然這地方不見得樣樣有買，也得想想法子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體，你的朋友的身體，實在不行，精透了啊！爲你自己打算，也得——至於我，自然，我是決不自吃你的。瞧吧，等我有錢的時候，瞧吧，我要用好的滋補的東西把你餵着，肚皮挺起像隻河豚一樣。我要使你把魚肉厭惡得像豆芽菜一樣。嚇嚇，我有錢的時候——」

比方是談天吧？他沒有見過像韓先生沒主張沒判斷的人，什麼都是「我全贊成」！「我是無可無不可。」他也沒有見過有病的姓鍾的教員那末盲目的固執！「這些頑皮的小學生，簡直是小豬羶，非打不行！」「古人云：鞭作教刑，現在呢，全都應該以軍法從事！」女孩子都給他嚇走，男孩子也在半路上啼啼哭哭不肯進廟門。學生的家長歡

迎他。他有理由反對校長的辦法，獨行其是！朋加總覺着和他們談不起勁！

和孩子們玩玩吧，起首，朋加覺着他們是可愛的，但是仔細體驗起來，可又祇覺可憐，漸漸的竟至有些厭惡。他們一身破爛，滿身髒臭。他常常不高興的對他們說：「不要擾我，走開些吧，你們這些糞中之蛆！」

總之，一切人物，山水，天天接觸着，遊玩着，老是那樣子，他覺着死板得可笑。廟的周圍和內外，都像狗糞一般惹他厭，一切全變了，變了，變到不可思議的可笑的境界。悶，寂，枯燥乏味，煩雜喧囂，好像成天緊逼着他，驅逐着他，他在廟門口出出進進，在白塔嶺奔上奔下，在冷寞的街上生氣似的有急務似的穿來穿去，像喪家的狗，靈魂沒有歸宿一般！無聊極了的時候，他情願走進和尙們的臥室，看他們抽紅丸，聽他們講出家的歷史，和做道場時的奇怪故事，男女勾搭等等，差不多每天都去，每晚都去，坐到夜深，甚至羨慕他們每人都有蚊帳，雖是髒，黑，破舊，也想和他們睡在一起。有時，和尙們對他說：

「你抽一口紅丸嗎？這玩意兒頂有意思，可以消日子。」

他竟欣然答道：

「無聊得很，也好，我來抽一口。」

四

廟裏有五個和尚，不打鐘，不唸經誦佛，當家老和尚專營茶葉生意。覺明愛喝酒。廣明愛打牌，賭。寄世愛吃燉牛肉，燒蹄子。一幻什麼也不愛，祇愛拚命積蓄做道場所得的進賬，愛將雲香雲紗褲褂褶了又褶，包了又包，閒時愛講點附近女人的故事：某女人臉上有三顆痣，某女人背上有一個疤，等等，他全記得牢。

明加起首是很持矜的，時時提防着，生怕和他們同了流，合了污，可是聽了一幻的話，他更苦悶煩燥。拘謹和放浪在心中交戰着，心想即刻離開那裏，又想着照和尚的說

法探尋一些野史，也是很有趣的。他很同情校長所說的，「這地方真太不行了，真是委屈你了！」但他又這些盤算着，「我沒有錢，我好到什麼好地方去呢？無論如何，我得把一個月的假，在這裏消磨了再回去，即令養不好病，我將這次旅行當社會調查吧！」於是，他唏噓的試探着對一幻說：

「這地方怎麼這樣貧窮，這樣醜呢？真沒有意思啊！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連看得上眼的女人也沒有。」

「女人嗎？多得很！這是廟裏啊！你自己不出去嗎？」一幻被打了嗎啡針一樣，興奮的說：「今晚我們到不遠的白塔寺做功德，你不妨同去試試看。我包你——自然，你如果要頂刮刮的，那還是到城裏去。」

「那成什麼樣子？不去！不去！」

「不去，我就告訴你一個地方——明天早上，你到鐵路那頭賣小菜的地方，那裏

什麼什麼女人都有很容易，看中了，你跟她到她的家門口，記住了門牌。到晚上，你在她屋門口什麼地方站一站，她看見了，會出來的。然後，你把她帶到火車箱子上。哈哈，再好沒有，再便當沒有！那就是這地方的義務旅館。你笑什麼？大膽解褲子，斷不會光溜溜抱着在做夢，就把你開到杭州的，全是不會修好的車箱啦！並且那箱子一排一排的，也不會有人看見。你笑什麼？王八蛋扯謊。那又不化費你什麼。四毛六毛儘夠了！自然，你要化五塊十塊的，那還是到城裏去！

「那有這樣的事！這真缺德呀！」

「不信也由你，你想，她們到什麼地方尋外水啊，這些窮婆娘？」

雖不信一幻的話，那「社會調查」總在朋加心裏作怪。翌日清晨，還是身不由己，一個人到一幻說的地方去溜了一溜。可是那裏全是些蓬頭散髮的不受看的女人，忙碌碌的推擠着，沒有誰睬理這紳士偉人一樣的朋加，祇不斷的無意的將菜籃上的

泥水擦在他身上。於是，他不高興的走開了；立在行人來往的要道上，不自然的探望着，期待着。但他所期待的卻是些乞婦向他伸出的手。於是，他走到廟前的過路亭，眼睛釘着那些洗衣婦，祇想在她們身上的任何部份發現一點兒美，一點令人迷惑的表情動作。但那些黑瘦的臉，狗毛一般的髮，流汗的粗蠻的肢體，震動着的醜陋破爛的衣服，徒然使他感到刺目，厭惡和憐憫，祇使他更加覺得寂寞，無聊，和心靈的內疚！他在心裏咒罵自己道：

「見鬼啊，我站在這兒幹什麼呢！我怎麼這樣無聊的想入非非使自家苦悶失望呢？傻瓜，安靜一點過着庵寺生活不行嗎？養養神不行嗎？弄得自家整晚睡不好，整天吃不下，這爲什麼呢？說這兒不好養病，一切都不舒服，然而這也是無法的，不把身體弄好，這次的旅費，廟裏的蔬菜飯，一個月寶貴的時間，不都白費了嗎？檢點些，安分些吧！」

又把養病當爲重大工作似的，兩天以來，朋加又勉強快樂着，恬靜的修養着；閒談，

遊山，釣魚等等，又有趣了；有時到江邊去遛浴；有時帶着書到山裏去朗讀；有時寫信給朋友借錢，預備多住幾天。他決計等病好了再回去。他覺得自己的命運無論怎樣是跳不出像湖神廟那樣的環境的，沒有健強的身心，粗壯的手腳，也不能從這環境中開創一條光明的道路的。在無法避免的這種環境中，難道絕不能使生活美化嗎？他相信一個人的堅強的意志可以戰勝一切，可以改造一切！

閃電一般，日子又滑走了兩星期。失眠，胃病，加劇的使他身體日益衰弱，天熱，不能出遊，從朋友得到的接濟，吃過一頓鮮魚鮮肉或者和校長再遊一次西湖以後，所賸無幾了。他祇好成天伏在廟裏，爲自己的身體發愁，爲一切的不如意事煩悶。想起窮苦的小家庭，想起工廠裏的工作，想起湖神廟的雜亂，失眠胃病不但不好，而且加重，甚至腰酸背痛，頭腦昏沉。他覺着老在渺無邊際的幻想裏過日子，成天苦悶着，究竟還是把靈魂寄托在各種社會情形的接觸上好。雖然晚上睡不好，作怪夢，但白天儘不妨藉着變

化無窮的接觸暫時忘記自己，忘記自己的一切。

由於這種決心，他認識了學生陳子福的家屬，這孩子的家就在廟側。他常常拿他的衣服給他的母親去洗。他自己放學後便到野外拾煤炭木柴，常常不在家。他和母親，全在一個不知從何處來的繼父管理之下。母親和姐姐從早到晚，努力於洗衣服的工作，兼販煙酒糖菓。繼父便忙着消耗這些貨品，忙着談天，忙着往外面跑。誰也不知道他的職業，誰也不知他和這母女兩人的關係。這是一個活潑，老練而且狡滑的有趣的人物。趁着朋加來買煙的時候，他總笑嘻嘻的對朋加說：

「住在廟裏冷清，坐一歇兒，坐一歇兒！」

一 猜想出對方是想結納自己這樣一個人物，猜想出在一個陌生人家閒坐，有個男主人，是較為冠冕堂皇的，朋加是無可無不可的坐下了。並且常常坐下了。

躺在竹椅上，看女人洗衣服，看人們在門前來往，雖然對過一塊空地的惡臭給風

送過來，灰塵蓋滿了一切，也撲進鼻孔，喉管，乾燥發癢，雞糞，鴨糞，濃痰，孩子的屎尿遍地狼藉着，然而這比廟裏好，生動，有趣！

五

這天上午，那煙酒店老板，陳子福的繼父，正在家喝酒，又和買煙的朋加搭訕了。

「坐一歇兒，坐一歇兒，不妨事。我知道的，廟裏悶。」他睜着紅眼睛望別處，乾笑了一下，招待着朋加。等朋加坐下了，纔正式聽着朋加說：「這樣的燒酒，這樣的小菜，也不敢請您啦，下次弄了好菜好酒，準到廟裏來叫您。」靜默了一陣，話不能不談到本題了：「唉，如今這世事——唉——先生，不瞞您，唔，兄弟，就是我，從前也幹過好差事，鐵路局的稽查，一個月的進賬不算少。自己有兩間房，還開了引小店，媽的，福享足了，碰得時運不濟，一直倒霉到現在！媽的，發財要命——嗤，像——嗤——車站邊那家姓王的，他

媽的還不是跟我一樣，稽查講起本事來，哼，他媽的，親眼看見那狗畜的發的財，不過幾年工夫，我兄弟要是時運來潮，碰見了像您這樣的一表人物，肯提拔一下，嚇嚇先生，您是哪裏人？」他嘻開了笑口，瞧着朋加，趕快大聲吩咐正和女兒阿寶在門口的桌子上洗衣服的妻：「媽媽，拿支香煙給朋加先生，沒有別的嗎？就是「哈德門」吧，酒也留一罐來。」

朋加阻止道：「不必客氣，煙，我剛纔買得有，我是湖南人。」

「呵，湖南，長沙湖南吧，噫，抽我的，抽我的。」他搶去朋加的煙，換上自己的，且給擦了火柴繼續說：「啊，長沙湖南？這兒的公安局長也是湖南，您認識嗎？請抽煙！」

「認識的，不客氣，我自己來！」

朋加接了火柴，說了關於公安局長的許多事：出身，家庭，種種。煙酒店老板睜着眼，神態肅然的聽。靜了一會，親切的謙謹的說：

「先生，我知道您像開口這樣的分局是不肯幹的，但是這兒的味道並不壞，那怕就是個巡官吧，半年工夫，我兄弟並不是吹牛，包您發財。若是我兄弟能夠承您看得起，在您底下當個二副，——唔，掉支煙，掉支煙，——嚇，嚇，我包您。——住在這兒十多年，這地方的情形全清楚。幹事情就全靠路道熟；您說對不對？什麼紅丸啦，雅片啦，牛頭稅啦，賭啦，全有巡官的好處的。」

聽得入神的門口的阿寶，像個中年婦人，身體發育得不壞，不肥不瘦，雖則皮膚黑，但很堅實，這時她旁邊站着一個鐵路工人，趁她媽晾衣服去了，那工人用腳踢她的大腿，低聲說：

「寶，怎麼幾天不來啦，壞蹄子！下午來吧，我屋裏有酒有肉，玩玩牌九不成嗎？」

說完，那工人又踢了她的大腿。

阿寶不作聲，用手掩着嘴微笑，偷偷的瞧了朋加一眼，又瞧了她繼父一眼，她繼父

趕忙避開了自己的眼光，將頭湊近朋加的臉，低語道：

「先生，您抽這個玩意兒的嗎？」

說着，他將手指排成個「八」字，湊近唇邊吸了一口。

「唔，也抽的。」朋加假意的說。

「是的，我看您的臉色，就知道是抽的，慢慢，下午，我帶您到一個好地方。咱們全是自家人，一點都不必客套的。」

「好，謝謝你，一定去。」

下午，在向紙煙店走的路上，「又到那好地方去養養病看。」這樣忖着的朋加，笑了。

走進紙煙店，祇見老板娘獨自在洗衣服，朋加這樣想道：

「阿寶到那裏去了呢？」——「又有酒，又有肉，推推牌九不成嗎？」啊，那鐵路工

人……」

不久，老板回來了。他邀朋加出門，走進廟後面一家人家。那是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上較乾淨，和廟裏一比的確算「好地方」。因為前樓有客人，一個三十多歲的黃瘦的婦人便招待他們到亭子間。亭子間的三個男人便從牀上爬起來，像端視一個公安局長的朋友一樣，對新來的朋加瞧了一陣，一個個溜走了。

那婦人，穿着紅緊身，黑褲，頸上顯出一條條的血痕，顯然發過痧症的，一壁咳嗽，一壁出出進進的忙着，敬了茶，敬了香煙瓜子以後，她和煙酒店老板周旋起來了：

「殺千刀，紙煙祇曉得自己燒啊！」她在他的股上抽了一板，伸手從他口裏奪去了香煙。

「你曉得，我這响連香煙錢都為難末嘻嘻，好人，快點把丸子拿出六十顆來吧，一起算賬！——婊子，別歪纏了吧，真的，不難為情嗎？——我這朋友，哼哼，我告訴你，這兒公

安局長的同鄉。」他說着，瞧着朋加：「先生，我們全是自家人，這嫂子也頂賢慧。您不要客氣，來呀，騙騙吧。」

他們全躺在牀上，婦人拿了紅丸來，煙酒店老板把紅丸裝好，遞給朋加。婦人坐在煙酒店老板的屁股邊不斷的煩着：

「這幾天還是咳嗽，腰痛，吃不下。」她露出兩顆金牙，手撐着牀沿，萎靡的說：「我想這樣子下去是不行的，我想混過熱天，或者到城裏，或者到上海。」

「是啊，離開的好。省得常常把他放在心上不快活。你曉得你的身體到了什麼樣子？再不當心就要預備棺木了。」

「放屁，我還要活幾年。那畜生他不要我，他要軋餅頭，好的，我也不在乎。各走各路——我今年不過二十八，還有人要嗎，這幅樣子，你看？」

「有人要，有人要，我擔保。實在一時找不到，我兄弟——哈哈，嫂子，別打，正經話，我

給你找一個就是。還是要本地人？還是要外幫人？」

「本地人我不歡喜，她那白眼珠向朋加翻了一下，『別說外幫人，外幫人有好的，老實，心腸好，靠得住。』——唉，找得相當的人，我想好好的過幾年。」

室內煙霧瀰漫，朋加覺着悶熱，頭暈，胃氣痛，連連催着要走。臨走時，朋加掏出一塊錢，煙酒店老板竭力阻止着，婦人也竭力推辭着，在煙酒店老板的腮上扭了一把說：

「走好噢，叔叔走好噢！木頭，不要忘記，明天再邀叔叔來玩噢！」

朋加頭也不回的一直衝到家，不吃晚飯，天一黑就睡了，在木板牀上輾轉着自語道：

「……天啦，這是怎樣的生活啊？我究竟到這兒來幹什麼的呢？唉，不要去想牠，什麼都不想，好好的睡吧！好好的養養身體吧……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二三四，一

一二三四……」

但「阿寶下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的念頭，廟後那婦人，煙酒店老板等等，總在他腦裏跳躍，他的頭發熱，肚皮像木板一樣脹痛，越睡越醒，越醒越想，想到一切，都使他煩燥，都使他生氣，他終於爬起来，又走進一幻的房裏。那時和尙們聚在一塊抽紅丸，談天。朋加坐了一會，對一幻說：

「今天同隔壁阿寶的父親到廟後面第七家去過，也許是第八家吧，在那裏抽了幾顆紅丸，裏面有一個婦人，臉子又黃又瘦——」

「那裏有什麼去頭！」一幻說：「那個老妖精，醜得很！你到她那裏抽紅丸啊，貴得要命！」

「阿寶，噯，我說這個阿寶啦，究竟是怎樣的婦人啊？」

「規矩得很，嚇嚇，男人以一百爲限，你不要以爲她是個婦人，她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呢！個兒生得大，孩子都養過。她的娘頂怕她，她的娘自己也糊糊塗塗，不敢管她。」

你怎麼問起她呢？嚇嚇，那沒有味道，她差不多每天清早都來廟裏拿衣服去洗的。她來總走後門。沒有別的，比方吧，洗一件衣服應該給她三個銅子，你就給她六個，或者十個，那就成了。——次數多了，你就買給她一個銅戒指。嚇嚇，那沒有味道，她的那個東西……」

意興索然的朋加又去回房睡了。真是苦惱啊，這一切，他原不願思索的，但還是無聊的想下去。就是睡着了，在夢中，也還是無止境的想下去，頭腦昏昏沉沉，全身發着空熱，肚皮隱隱作痛。夢境也和現實一樣：目所接觸的，耳所聽見的，腦子所想象的，無一不是貧窮，污穢，雜亂，令人作嘔。他常常咬緊牙齒，坐在牀上，兩手緊抱着肚皮，搖擺到天明。

六

滿想在白天好好的睡一下。校長先生和教員偏又屍一般挺着在自己牀上，讓孩

子們在課堂裏吵，叫囂得很厲害，朋加祇得走到一幻房裏睡了。

是上午，和尚全出門了，廟後的幾間房子比平日更清靜，但朋加祇睡了好久，不會睡熟。人不感到疲倦，也不像整夜不會睡的那末精神萎靡，他祇覺得應該睡半天，就是睡不着，也該閉着眼，靜靜的睡。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失眠症神經衰症，已經達到十分困難的境地了，不得不如此強制自己的。

他彷彿在遊山；在釣魚；在彈琴；唱曲的妓女的船上，那兒，他和朋友去過一次的，在和船夫打牌，警察來了，船夫將船駛到江中了；這也是他經驗過的。在抽紅丸；在杭州；……也彷彿看見灰色的太陽，飄渺的煙雲，啼噪飛躍的鳥……他漠然的在心裏說：「我現在究竟是睡熟了？還是在做亂夢呢？無從知道呀！我不妨睜開眼試試看，我相信夢與現實決不會分不清楚的……」如是他把眼睛睜開了，沒有什麼人的確睡在一幻牀上，室中是很靜的。於是他又堅忍的重行閉着眼。

大約十點鐘，廟後一陣男人打罵的聲音，傳進他的耳裏，他疑心自己還在做夢，也許是自己的幻覺，沒有理會；不久又是一陣男女夾雜着的哭吵聲，他仍然以為身體虛弱的緣故，神經錯亂的緣故。但最後是一陣喊救命的尖銳的叫聲鑽進他的耳裏，於是他又睜開了眼，知道自己並不會睡着，那淒慘的叫聲也依然繚繞在他耳邊，繼續不斷，於是他神經緊張的爬起來，開了廟的後門聽了一會，沿着山坡，向破落戶的行列走去。

那兒離他昨天去的地方並不遠，木板造的歪斜的樓房，似乎經不起重壓，要坍塌的樣子。朋加隨着叫聲在第三家門口立住了。門口雜亂的堆着洗衣盆，髒衣服，屋裏連破敗的家具，也沒有幾件，且沒有一個人。他好奇的帶着探險的神情，尖着耳朵，一步一步的往裏面去，立在不很堅牢的扶梯上聽着那哭，罵，打，嘆息，以及竹桿折損的各種錯雜的聲音：

「……打死她，打死她，婊子——弄得狗男人白天在這裏打架，成什麼世事？」女

子的粗啞的聲音罵着，接連又是一陣破竹桿震撲的聲音。

「哇，哇，啊啊——救命啦——啊啊，哇——」是女孩子的哭喊聲。

「你索興一刀把我殺了吧，橫婆娘！我看你橫到什麼地方為止，媽的。我不許再打，再打，我跟你拚了這條命。」這是一個衰弱無力的男子的聲音。

「拚了就拚了，這日子我不要過，嫁了這種男人，真倒了千代的霉啦，這樣大的歲數，還要作踐女孩子的身體來養自己，算人啦——這日子，我不如死了乾淨——唔，娘的，我跟你拚了，娘的……」這又是女人的粗暴的聲音，接着樓板嘩喇嘩喇的響，雜着不清爽的憤罵，這個家庭的大戰開始了。

朋加不能再忍了，走上樓，眼睛逡巡了一下，沒有誰注意他，他威嚴的說：

「噉，噉，停止你們這太不成樣子了。——你們在裏面打，外面人聽了，以為發生了命案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啊你們！」

戰爭立刻停止了。

男的白了點頭髮，着了破舊的藍布衫褲，駝背，黃瘦的猴臉，變成了青白色。他從女人的扭抱中掙脫出來，喘着氣，皺着眉，向朋加瞧了一眼，驚愕了一下，即刻低了頭，軟洋洋的坐在牀板上。牀上沒有蚊帳，撒滿了塵土的破蓆，點着燈，伴着茶壺茶杯煙具之類的東西。室內再沒有旁的，祇是一片荒涼。女孩子，十七八歲的樣子，留着辮，尖臉，死白得可怕。兩手掩着臉，倒在靠牆的地方，不像以前那末哭泣了。她旁邊散亂着竹桿的碎片。那婦人方正面孔，三十多歲的樣子，身上的布衣服還清潔。她驚駭的奔進前樓，一屁股坐在牀沿，斷斷續續的在嘆息抽噎。

「像這樣大的女孩子，好隨便打的嗎？你們想想看，究竟爲什麼呢？這兒的警察難道不管事的嗎？——這是什麼玩意兒呢？這煙燈，煙槍，白天也排着，這是什麼玩意兒呢？」

朋加像煞一個官僚的神氣，威嚴的恐嚇着。那男人偻縮的擡不起頭來，眼瞧着別處搖着頭，悲哀的說：

「唉，沒有法子——要命，唉，要命——唉，女孩子也是自己不好，唉，這真要我的命——」

「你自己想想對不對得人住？——你要這樣子，好好，我滾就是，聽你們去，我就滾。」

女人在前樓腳蹬着樓板，洒着鼻涕悲憤的說。同時，樓下來了個中年婦人，牽着女孩子下樓了。一切情形早已瞭然了，朋加勸解道：

「好啦，好啦，像你們這樣窮苦的家庭，好好的過日子還來不及，再吵，還成什麼樣子？又不是兩個人年紀輕輕的，何苦呢？——我說，以後，我說，女孩子不許打，鴉片也不許抽。你們都聽到嗎？」

「是，是，是！——先生貴姓？」

「朋加！——我就住在廟裏。」

「啊——您，您就是此地公安局長的同鄉啊！——賊，先生，您抽一口。——您抽這
個的嗎？」

「不抽的。」

那漢子像受了意外的打擊一般，即刻吹了燈，把破蓆上的所有搜攏來，擱在屁股後面，縮手縮脚的，兩眼呆呆的瞧着朋加，囁囁的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到樓下坐，請到樓下坐。——在這兒用了飯去好嗎？」

跟着那漢子走下樓，朋加像修了善的慈悲的佛一樣，走回廟。

比來時更消瘦更虛弱的朋加，一連好幾晚不睡，是常事。白天也一樣。他像失了靈魂一樣，東站站，西坐坐。不愛吃，不愛喝，也不愛說話。煩惱苦悶壓倒了他，這宇宙驚駭了他。他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被遣戍到這裏？他不知道在這裏的一個月是怎樣消磨的？他不知道這次的曠工與跋涉所加惠於他的是什麼？杭州，湖神廟所加惠於他的是什麼？他的心靈震悸起來了。他急急於要離開那兒，或者回去。

兩天後，他從郵局取到幾元的匯款，突然向校長告辭了。校長正在上課。

「怎麼就走呢？我們明天好領薪水了。領了薪水陪你逛逛再走，不行嗎？」

「不，我近來不知怎樣，心境不大好，也實在打擾得太久了。」

「真對不住，在這裏招待你，真太委屈你了。我有課，對不住，不送。」

朋加苦笑着，對於他的朋友非常的抱歉，但又說不出別的抱歉的話。他顛顛頭便肅然的走出廟，什麼都忘記，什麼都不見，在他的眼底，祇有一條渺茫的，模糊的，漫長

的路，他蹣跚的向車站走去。

上午九點鐘前的陰暗的天，分外覺着宇宙是愁慘的。他買好票，走進月臺癡呆的立着，候着，候着，他簡直忍耐不住要哭出來，像什麼壓迫着他，追逐他，頭悶沉沉的，好像那塊地也旋轉起來，要把他推倒似的。他非飛似的離開那裏不可。他想：

「我的妻也許以為我的病完全好了吧？見了我的面，她也許會大吃一驚吧？買好票，身上又祇賸七八毛錢了，離開此地，又好到什麼好地方去養養病呢？唉，火車啊，把我載到墳墓中去吧！火車啊，嘩喇嘩喇的，一剎那衝出世界以外吧……」

火車來了，他從幻想中驚跳出來，奔上車，在一個窗口坐下了。

破廟的陰影，過路亭的尖頂，江中的帆船，浩渺的錢塘江，白塔嶺下的破落戶，依然在瀾漫的雲霧中可以見到。鐵路工廠的煤煙，火車頭上的煤煙與江上汽船上的煤煙，拖着漫長的疑問記號「？」，紛煩，雜亂，醜醜，貧窮，喧鬧，依然像在朋加的心裏燃燒着。

在他的身上燃燒着，在車中燃燃着，也在世界的各處燃燒着。

一會兒，車開動了。朋加腦袋脹，心裏要作嘔，肚皮隱隱的作痛，有時是像刀割一樣。他咬緊牙齒，抱着肚皮，隨着車身的顛簸，他的身體也搖幌着。向窗口瞥了最後的一眼，開口賸在車後，潮神廟給愁慘的雲霧吞沒了。他懶洋洋的頭靠着車箱，悲哀的低語道：

「唉，潮神啊，顯顯靈，把這塊地方沖洗一下吧！把這個世界沖洗一下吧！」

一九二二，二二日於上海。

請客

這天晚上九點鐘，×縣民報館的狹陋的編輯室裏忽然擠進了一張大方桌，方桌上擺着「馬將」和「籌碼」；但那些「馬將脚」卻老是圍着爐，靠着主筆的寫字臺，背貼着書報櫃，就這樣你聽我聽你的猶疑着，觀望着；大概是爲着「一塊餐」「么半銅板」和「么半角子」的爭執，附帶着人選問題，以致僵了局。

久已寄居在這報館的上海客人老潘這時剛從友人處宴畢回來，走進編輯室，眼睛邊巡了一下，首先對着寫字臺邊那位不知從什麼地方揩油喝過一點酒的紅臉的

校對先生打趣的說：

「嚇，畜生先生又喝了酒啦！天天喊請客請客，酒又老是祇給自己喝。你究竟幾時請客啦？」

「請客就請客，難道我還賴不成；可是，阿弟，我每天晚上天亮快纔醒覺，下午六七點鐘纔起牀，連晚飯都趕不上，你聽我這幾天有工夫沒啦！」

畜生先生大概在牌局裏遭了排擠的緣故，他盛氣的用那粗糙而沈鬱的沙沙之音回答他那個「阿弟」以後，像當衆丟了臉一般，走到方桌邊默默的坐下，左手撐着頭，頭縮在借來的那件大衣裏面，右手使力摸着桌上那塊光溜溜的「白板」，聳着肩重重的將那「白板」打在桌面上。主筆和其餘的諸公皺一皺鼻頭，依然幽默着，因為這請客問題，在他們看來，已不怎麼新鮮了，雖然，如果畜生先生真正請客，倒也是一件新鮮的事！

畜生先生原來的「大號」是「楚聲」，因為和「畜生」音相近，所以纔被人這樣不雅馴的稱呼了。他在這報館，薪水不算少；如果一元大洋能換三千文，以文計，足有二萬四千文。雖然他平日愛喝兩杯酒，愛抽兩枝煙，但煙酒向人家措油的時候是很多的。至於茶，他能將地下的橘皮拾起來，放在玻璃杯裏，用開水一次一次的沖下去，一壁喝着，一壁還自得的說：「人家喝西湖龍井，我喝橘子露。」校對到半夜三更，有時他也肚皮餓，但祇須攔筆立起來對天叫兩聲：「阿爸餓煞呢！」這餓的問題也就解決了。雖則他冬天穿的是夾袍單袴，但白天用不着起牀，牀上有被，被的全部沒有多少洞。卽令有時白天要起牀，他祇須經過半個鐘頭的顫抖，讓那加了煤的爐子通紅了，這冷也不能奈何他的。那個沒有頂的碗帽，雖則四分五裂的漏出紅底子，很不受看，但據他自己說：「這帽我越戴越愜意！」他以壓髮的名義，讓牠永留在頭上。聽人家嘲笑，作弄，總不發脾氣，頭上有一頭很長的黑髮，就沒有了那破帽也不礙事。想起女人來呢，他便大

叫着：「阿爸癱煞呢！」直往牀上鑽，枕邊有香煙，有吐痰罐，而且有金瓶梅，有繡榻野史，祇須翻着西門慶和潘金蓮上勁兒的那頁，抱着被，身體抖顫了一陣，這性慾問題也耗費不了他什麼。說到「二四銅板」的馬將上，他贏的時候也有的，又馬將他雖愛，「么半角子」卻不來。爲着想把黑漆破爛的臥室弄白一點，雖也曾化錢買紙請主筆編輯等名流去寫署名「人傑題」的字，但在這上面化費也有限。像他這樣儉樸的生活，在誰看，每月他該賸兩個錢的，何至於連請一次客都請不起呢？況且老潘是主筆的客，這客人還請他吃過飯。因此，有一次他對老潘談過這樣客氣的話：

「老潘，過幾天我請你吃飯！」

「啊，你請我吃飯當真？」

「當真，不過什麼時候還不能定。」

「那爲什麼？你也不是怎樣有錢啊！」

「這是不管的。真心話，阿弟，你這人很好！我想和你札個朋友，並沒有別的意思！將來到上海，我還要來看你呢！」

「不敢當，不敢當——好，定要請客，我也祇好謝謝你，一定不失約就是。」

雖不希望這預言能夠實現，但他們混熟了，老潘每每開玩笑的催着他：「喂，你究竟幾時請客啊？」他總滿口應承道：「快了，你在此地總還有幾天耽擱吧？」於是就抽空向朋友接洽着：「喂，朋友，你們如果要請客的話，我願入兩塊錢的股，因為我搭便要請一個人。」老潘差不多早已將他的這種苦衷宴飽了的，實在不忍去叨擾他的，但不知如何，依然愛向他開玩笑的催着。

現在，距畜生先生宣布要請客的日子，已經個把月了。舊事重提，他縮在方桌邊不免有點羞惱的意味。這老潘不會顧慮到，笑嘻嘻反在他那冒火的薪上潑了一瓢油：

「要請客，畜生先生，我看你還是把那件借來的舊大衣押幾毛錢再說吧。」

「不要太瞧不起人吧。阿弟！」畜生先生向老潘瞟了一眼，依然低下頭，弄着那塊「白板。」

「豈敢，豈敢，並不是瞧不起人，這是你自己說的。我不會要求你請客啊！」老潘涎着臉走攏去，站在他右邊。

「請客就請客，你開口好呢！請多少錢的客，你開口好呢！」

「要我開口嗎？——好，那末，五塊錢！」

「……………」

「唔——不答應嗎？——數目太大了嗎？——那末，兩毛錢，兩毛錢！」

老潘調侃的說着，又站在他左邊。這時，他放下撐着頭的那隻手，胸部挺了一挺，露出那件破舊的綢小襖。老潘湊近他，用手揭了一揭他那大衣，繼續說道：

「小襖還是綢的呢！倒看你不出噢！那件囉囉夾袍那兒去了啦！」

「什麼話？兩毛錢？我楚聲是請兩毛錢的客的人啊！你睜開眼看一看。綢夾襖，嗶嘰袍，你管得着？哼，什麼話！」

畜生先生憤怒的立起來了，他平常就恨透那安富尊榮的享樂者，而特別同情於可憐的自己，同情於和他差不多或比他更驚腳的人，因此他一開口就滿口「阿爸阿爸」的，稱老潘「阿弟」算是頂客氣的。現在，「請客」，「借來的舊大衣」，「兩毛錢」，「綢小襖」，等等等等，全把他刺光啦，「阿爸」是真比阿貓阿狗還不如的畜生啦。於是，他丟了那「白板」，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好啦，好啦，畜生！」

「何必呢？人家和你開開玩笑的呀！何必呢，畜生！」

「哈哈，畜生今天又要發瘋啦，醉啦，又要亂鬧起來啦！」

其餘的諸公都對他丟着嘲弄的眼光。

「得啦，得啦，動什麼氣，我不和你吵。——不請客，不請客就行了，動什麼氣！」老潘退了幾步頹然的說。

「真笑話啦，你把我楚聲當什麼東西，哼，請兩毛錢的客，講出這種話來，先就把自己看得不值兩毛錢的。告訴你，兩毛錢，你吃得下，我楚聲就沒有臉皮拿得出。」畜生先生說着，又在桌上拍了一下。

老潘禁抑着自己的憤怒，也深深的感到因開玩笑弄成這樣結果的無意思。但終於看不慣對方那威武神氣，便也奔上前，在桌上打了一拳，憤罵着：

「拍桌子想打人嗎？哼，好傢伙，我老潘是不信邪的，就頂怕的這一手。請客又不是我自己要你的，真笑話啦！你問我請多少錢的客，我說五塊，你不響。我說兩毛，你就勸氣，哼——你畜生有錢，闊，我早已聞名啦。你大膽請十塊二十塊錢的客，我姓潘的肯吃你的不是人！」

「什麼大好老，什麼大好老？別人怕，我楚聲不怕！儘管來好呢！怕你不是人媽特皮！在上海，我怕你，在×縣，嚇嚇你打聽打聽看！」

實際也用不着去打聽，畜生先生那瘦小的拳頭並不怎樣威武。那睜着的凹進去的眼也並不像活人的那般嚇人。那貧血的臉枯瘦的身體，尤其看不出是富於精力的。光是那粗糙而沉鬱的沙沙之音也顯然不能在武力上洩憤。但憑着那股蓬勃的怒火，作興演起武來也說不定。於是：

「畜生，你也太什麼啦，老潘是我的朋友。他在這裏做客，你也該原諒點，況且還是你的不是……老潘犯不上跟他吵，犯不上。」主筆說。

「真是豈有此理——再鬧，我定規搥他。」

「若不是主筆……連我……哼……」

諸公中隱約發出不利於畜生先生的聲音。

畜生先生稍稍靜默了，兩手撐着頭，看着『中風』發財，『一萬』九萬……

頹喪的走進隔壁房裏，躺在牀上的老潘也靜默了。回憶，懺悔，羞慚，不斷的由他的腦門出出進進：

——這是貧窮者的火燄！

——我是客，而他至少也算半個主人！

——我住在這兒，真是太長久，不成話了。我對他，有什麼呢？他是晝伏夜出，在冬季簡直是個見不到太陽的人！他餓，他冷，他被任何人叫着『畜生』，他喊叫，他自尊爲阿爸，這種種，誰懂得他呢？我是徹底了解他，同情於他的。

——他空無所有，然而他要請我，和我軋個朋友，他對我總算客氣呀！竟由我的不檢點，把一件客氣的事，弄成毫無情趣的粗暴的結局，把這弱者侮辱了，這應該嗎？儼然以『富有者』的態度，奚落『窮乏者』，逼迫他對自已實行一種出乎他能力之外的

禮節，這是多末醜惡，多末值得羞慚的事！何況我並不怎樣富有，如他心目中所設想的，而竟以此釀成他的誤會，惱出他一種失態的怒火，且無端遭受了旁觀者的冷眼，唉，多末殘忍呀！

——朋友，來，我們全是一樣，我們全是吃不飽，穿不暖，住不舒適，我們全是走頭無路，全是背上壓着重載的驢，受鞭打的牛馬，我們應該化大事為小事，化小事為無事，我們應該握手言歡，互相憐抱，互相關懷援助！無數個我們這樣可憐蟲，應該祇有一顆心，一條路，向我們公共的仇敵奮勇的打去纔對的。朋友，我沒有戰勝你，你也沒有打敗我，我勝了你，你勝了我，全是恥辱的，可悲哀痛哭的——

禁不住淌着淚的老潘，用手絹揩了揩眼睛，又走進編輯室了，他勇敢的說：

「楚聲先生，今天是我錯了，對你不住，當日你要請我吃飯，我本不願你化錢的。往後，我雖然常常提起這件事，今天又提及，誰都知道，這是開玩笑的，何況你的心境不佳，

而且又喝了點酒？無論如何，是我錯了，很對不住！

「是的啦，在這種地方，老潘是很虛心的，從前我也同他鬧過，結果還是我向他賠不是。」主筆說。

「誰喝了酒，誰喝了酒？誰喝了酒的人纔講這種瘋話。因為我喝了酒，纔說對我不住，哼，笑話！」

像又是一種侮辱似的，畜生先生依然很憤怒。老潘也覺得說話沒留心，祇得默默的走進隔壁房裏，這纔稍覺心安一點。但畜生先生彷彿感覺到稍稍過分一點似的，他不知怎樣處置自己，安排自己。相罵的事，也該擱在一邊了，但不如意的事太多了，心中的怒火，卻不會熄。靜默了好一會兒，覺得自己既據了牌桌的一方，雖然使其餘的不敢上前，互相觀望，他至少也得圓圓自己的檯面的，他勉強裝着堂皇的態度，傲然的在桌邊坐下，伸出兩手，嘩喇嘩喇的洗着牌，用更粗糲而沉鬱的沙沙之音嚷着：

「怎麼啦，來啊！媽特皮，我們打牌。」

爲着想調和一下室內的空氣，雖誰都不願有畜生先生在座，但室內的諸公隨便推讓了一下，就先後的坐下了。

「我們先來」一塊餐，「餐完了再說，好吧？」四人中的克勤說，雖沒有用眼睛釘着畜生先生，但那是一個暗示，那就是「掏不出一塊錢的，請退席！」

「『一塊餐』就『一塊餐』，算得了什麼！塊把錢的事體！」畜生先生首先說着，有點倨傲的樣子。但是，一邊洗着牌，一邊又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向對方：

「幕阮你借一塊錢把我，我馬上還你！」

幕阮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於是他又向另一位伸着手：

「培元，你借一塊錢給我，一歇歇就還的。我，我，楚聲，是……是……是……」

培元眼瞧着別處和另一個人談着別的事，於是，他識相的骨碌的立起來，把身邊

一個旁觀者，實際也許就是老早等在那裏的候補者，使力的推到自己的座位上：

「瑰漪，你來打，你來打！」畜生先生這樣說着時，瞪着眼，瞧着周圍的人，忽然又聽見遠處立着的老潘，不禁拍着胸脯，又改了口氣，大聲的加了兩句：

「瑰漪，你替我代打，你替我代打錢，算我的媽特勒個皮！」

祇好以這種有錢的威嚴和惱憤的惡罵，結束了那一回請客的事！

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於上海。

國貨

忽然接到十多年不見的山圭君由南京寄來的快信，說是赴津就某校體育指導的職，路過上海，要勾留幾天；人地生疏，請我第二天下午三四時到車站照顧一下。如獲至寶一般，我不覺把這封信看了又看，信是淡墨寫的，書法的生疏，文句的沒有修練，彷彿和以前的書信一樣。這不由得使我聯想起他那魁梧奇偉的體格，那永遠刮不盡的兜腮鬍子，那笨滯的糾纏不清的表情動作，以及他對於體操遊戲的熱忱，怕也不會隨着時勢之推移有所變卦的。因為這封信所引出我對於他的回憶，實在是很有趣的。我

記得還是十多年前，我剛到北京時接到他託我調查北京體育界情形的信，我的回信裏寫着這樣的頌揚句子：「想必樂歌高唱入雲，體育大步前進。」也許他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侮辱吧，那真是誤會了啊！以後便不曾接到第二封信，一直到現在。至於為什麼寫那樣頌揚的句子，我那時是根據着腦子裏這樣一個映像的：在師範學校裏纔畢業，我們依然留在學校裏。他把教室的桌椅堆積起來，在黑板下放着一架風琴，每天一本正經的練習各種動作，練習步法，請我批評他的姿勢，還請我喊口令。當他快走近房子的盡頭時，於是我就大聲喊道：

「向後轉——走——」

我想這種誤會終有解除的一日的好，現在他既然寫了這封信給我，我得招待他一下。

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我在車站焦燥的候着，在鐵柵門外仔細的數着出站的旅客，

又詳細的在詢問處打聽火車到站的時刻，我不去推測他搭的是幾點幾分的快車或慢車，我祇想及他是長於體育的人，這幾站路就是步行也該到了的！

下午最後的一次車到了，我又擠在人叢中數着由鐵柵門口流出來的人頭，竭力將山圭君的影子記住，一個一個去對照，但是直到這些人頭快要流盡了，我發現他在一壁走，一壁四處張望。沒有出我的預料，他還是滿臉的兜腮鬍子，還是那樣魁梧，那樣笨滯，不過臉色比以前黑了一點。那時他手中提着個小藤籃，一個小皮箱。於是我沉默的走近他，預備驚駭他一下：

「喊，山圭。」

「啊，是的，你在這裏啊！」他驚喜的瞧着我，「我說你難道是沒有接到信嗎？哈哈，真是好極了！」他微笑着預備就在鐵柵門口和我握着手，把其餘的旅客攔住在後面。

「慢慢，我們到那邊的椅子上坐坐再說吧，我因為沒有賣月臺票，不能進月臺，大

「概你就在月臺上老等我吧？」

「不錯，我在月臺上等你。」他把箱子放在椅子上和我談了一會兒，忽然他退開一步：「我替你們介紹，這是我的老朋友，朋加先生，這是我的內人。」

這個發現很使我驚奇，怎麼我剛纔不曾看見呢？也許來往的人多了，我沒有注意吧。那「內人」和我微笑的點一點頭，一聲不響，很疲倦的坐在椅上，聽我們談話。隨後我們全坐在椅上。我一壁和他談，一壁注意他倆的裝束：山圭是穿短褲褂，態度好像瀟灑而穩重，如同一個退伍的軍官，但他笑起來，說起話來，卻又像個孩子；至於「內人」是一個黃面孔，剪了髮，穿藍布短衣的女子，大約二十四五歲，舉止並不粗笨。不過統觀全局，不免有點兒鄉土風味。

山圭和我談這樣那樣，但沒有一樣談得完，全是雜亂無章的。夕陽已經西下了，他感覺他有取出行李的必要，有弄個寄宿的地方的必要，於是我幫他在行李處取出行

李，叫了車，奔到熟習的一家公寓。

在公寓他向那些茶役問長問短，稱他們爲「你老人家」，到後發覺他們是茶役了，然後變了態度，叫他們打水泡茶，找房間，嫌這間房太小，那間房悶熱，這間房光線不行，那間房出入不便，最後是「好在我也住不了幾天」，這樣囁咕着，就在他認爲免強可以住的房間住下算了。

房間揀定了，因爲後來一位女客搬走了，就又換了一間房，然後叫茶役搬進行李，檢點一樣一樣的東西，一壁囁咕着：「想不到我們在這兒會面噢！一別就是十幾年啊，你還是那老樣子，哈哈，朋加，這一點我是非常的贊成你，你坐啫！」隨後我們又講了許多話，他看了壁上的旅店規程，又望了我握着草帽焦急的要走的神情，於是熱烈的留住我：「怎麼，你不要就走，吃了飯去，無論如何請你陪我一下。」

「我想明天再來吧，明天我要請你們吃飯。」

「何必呢？吃了飯再走，明天是明天，明天我準來拜府。」

我無可如何的留在那兒。公寓搖鈴吃飯了，我和他坐在一道，他的「內人」一個人在另外一個桌上吃。山圭和各個同鄉客人問長問短，他的食量很不壞，等客人都吃完了，他向桌上打量一下說：「朋加，我們到那桌去。」就和他的「內人」坐在一起繼續說：「這裏的伙食很不壞。你記得嗎？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打起球來，總是趕不上晚飯，有時就在廚房添一碗油渣，有時是一盆水豆腐。自然，在那時候，味道比什麼都好——記得嗎？那年放寒假的時候，還吃過頂好的東西，我們打死廚房老板的狗，用箱子運到岳麓山去吃，那個東西是頂滋補的——你的辣椒少吃一點啊，吃多了喉嚨痛，拉屎不出的——」他注視了他的「內人」一會兒。

飯後，我們又走進房洗臉，他憤怒的對他的「內人」說：

「天氣這樣熱，你把衣服脫掉啊，怕什麼？出門未要放大方一點，你怕人家看見你

那個東西啊，誰沒有的啊，真是——」他又轉向我說：「討厭啊，就是不脫俗氣，鄉裏貨真是氣死人！朋加，你說我變了沒有，態度啦啊——你看我的思想怎麼樣？」

我說：「很好。」

「內人」給丈夫逼着脫去一件衣，紅緊身露出一股一股的肉，我看見她很難為情的樣子，就在門外立了一會。天氣是真熱，山圭雖然逼着她要把內衣也脫掉，可是他自己就不會示範，像這樣煩着，當我又走進房間的時候：

「真要命的，你把襯衫脫了又有什麼呢？」他瞧着「內人」又瞧着我：「明加，在南京的時候，我同騷古蒙九他們這般人坐在公共汽車上，我對他們說，」他用手指着她：「你們看，這是國貨啦，這是國貨啦！」他們都笑了，連汽車上的人都笑了！哈哈，這樣的國貨，到上海當然更出奇吧，」他湊近我的耳又繼續低聲說：「究竟還是國貨能夠經久啊，是不是所以我特此揀了她啦！哈哈！」

我不覺笑了，我聽着他的「內人」這時她哭喪着臉，背朝着我們，依然一聲不響。他和我談個不休，末後覺得要洗澡，又想到風涼地方去走走，爲這問題煩惱了一陣。我提議到附近的公園去坐坐然後他們再回來洗澡，他們同意了。我們便向外灘走去，山圭挨着我，他的「內人」挨着他，我們交談着向外灘走去。

「你們是幾時結婚的？」我無聊的問。

「前年。」

「爲什麼沒有孩子？」

「也許機器壞了吧，所以這回趁便把她帶出來想送到什麼地方去修理一下呀，你看這些汽車呀，像梭子一樣。」他指着這些梭來梭去的奇物，對他的「內人」說。「可惜時候不早了，唉，我想明天去逛逛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世界，還看有聲電影。」

「好的，我陪你們去。」

我引他們走進外灘公園，兜了一個圈子，我們談着一切，山圭夫人卻一個人在前面走得很遠，忽然山圭牽着我走到遠遠的樹下靜默的立着，一會兒，他的夫人又退回來了，到處張望，焦急的徘徊，山圭顯然是要開她的玩笑，他儘格格的笑，躲在我的身後，說：「讓她不理她，看她怎樣。」我覺着無味得很，纔走近她招呼了一聲。

「你看這個寶貝！」山圭責罵她道：「我們站在這樣近的地方，她還看不見，要是
一個人，那不會丟了嗎？不會給拐了去嗎？真要命啊！」

她低着頭走近我們，依然一聲不響。

不久，我們走出公園，山圭君覺得四馬路一帶有使她遊玩一次的必要，於是叫了車囑咐車夫在四馬路的昇平樓走過，還停了車，帶着他到樓上去穿了一陣，回到公寓已經不早了，我便指示他到我家裏的路徑，約他明天來吃午飯，便告辭了。

第二天，他倆午後纔來，說是怕麻煩我，所以不來吃午飯。在我家裏坐了一陣，便勉

強我出去，同他去買東西。我們到了永安公司。這時商場裏的女人很多，他就對「內人」說：

「東西真多，你看，那樣是配你用得着的。」

走到升降機上的時候，他就說：

「這是往上升，升，升，會把你升到天上去。等一下就會往下落，落，落到地洞裏，這個鬼東西，用不着人動手，牠自己會上上下下的。噲，要當心，開了，開了！」

跑了不少的地方，買了不少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山圭最需要的，可是，不容易合他的意，揀了又揀，揀了又揀，沒有中意的，就又走過一家揀了又揀，末後弄得店館不情願了，於是他便侃侃的談着商業道德，商人應該取那樣的態度，應該用某一種策略纔能博得顧客的歡心。自然商人很滿意，雖然勞碌了半天，不曾做成一樁小生意，但總算得了他的教訓。山圭又覺得作事應該豪爽一點，以後他走到某家店鋪時，他便先問了這

句：「你們的貨色可以讓我揀嗎？」這自然得了圓滿的答覆，於是他就揀了又揀，揀了又揀，揀好了，付了錢了，每每走出店門好遠，覺着還是不中意，就又走回再揀。「你不是預先就答應我揀的嗎？」他這樣答覆店官的質問，大概他的「內人」也是這樣揀來的。因為試用了兩三年，不能退換再揀，也就算了。

晚上，我請他們吃晚飯，他不肯，就一同回公寓用了飯，飯後，我請他們看電影。電影沒看完，他又要去買東西。他的夫人弄得頭暈脚痛了，我也有些不願意，但還是陪他去買東西。我陪他在吳淞路這頭買到那頭，買到家家店門關了，他還要買，還要揀，結果是買了幾件八成新的西服。他纔叫了車兩人回寓了。

分手時，他說明天下午有船到天津，無論如何要我上午送他上船，等第二天去看他時，他已經把昨天買的東西又去退換了。

等他回來，費了兩三點鐘工夫，纔收拾了行李，算了賬，到船上，嫌時候早，又去買東

西！他想買幾件上操穿的。於是，我們又在街上躡着。船要下午兩點半纔開，他有和他的「內人」誇耀着的暇豫：

「上海這地方真不壞，東亞第一，這些洋房子啊，汽車啊，電車啊，有軌的啊，無軌的啊，公共汽車啊，升降機啊，有聲電影啊，可憐，鄉下姑娘何嘗見過嘍！這回你總算見過了，不但見過，你還坐過火車，洋船，什麼都坐過，祇沒有坐過飛機。我說：你嫁給像我這樣的人，總算有福氣，不然，你那能由南到北看見這樣大的世界啊，你頂多能到漢口。」

「她從前在什麼學校畢業？」我問。

「沒有進學校，就在家裏讀，她的父親是個秀才，你不要看她不起呢，她書讀得很好，是別人，她父親還不肯把女兒配給我的，她的父親是我的先生，很看得起。」

山圭夫人沉默着，對她丈夫的話，她總是不多嘴。

隨後，他默認爲那些東西應該到那一家店去買，因爲那是他揀過的，於是他走進

那一家衣服店，店倌照他所說的樣式取出那套衣服。這個生意本無須再麻煩的，但他穿過之後，買是想買，總覺着不合意，就不想買，儘在那裏翻着別的。店倌又板起了臉，於是他說：

「你看，昨天我來了，今早來了，現在又來了，可見我對於你們的衣服，並不是沒有誠意的，好吧，就是這套衣服算了。」

在他掏出鈔票時，以為他快要出來了，我便和他的夫人，在外面漫躑着，等他已經快一點鐘了，怕趕不上輪船，我們要吃飯，而他的夫人卻十分要休息一下，我不覺焦急的說：

「你的先生作事真仔細，怎麼還不來呢？我去看看。」

「不要理他，——這個人，我真是同他弄不來。」

山圭夫人板着臉孔，繃着眉，眼睛向街上看着，我癡癡的瞧着她，我不知道她的臉

色怎會忽然起着這樣的變化，我更不知道她的心靈裏蘊蓄着怎樣的苦悶與焦煩。但無論如何，總得跟他搭船到天津，在他的指導之下，再看看北方的世界。

隨後，我們走進一家小飯店，糊亂吃了一點飯，便僱車向輪船碼頭走。

在輪船上他感慨系之地說：

「朋加，以後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會，我很想在上海做事，你說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在你那書局裏做點事嗎？——呢不行，不行！」

「那有什麼不行，祇要有得力的介紹人就成了。」

他癡癡的聽着我，彷彿感到年歲老邁時對於體操生活不適宜的恐懼，想由體育生活轉到智育生活似的。談了一陣，我要和他們分別了，他們便站在船邊送我。

「一定要常常寫信給我啊！」他鞠着躬很客氣的說。

「好的，好的。」

我走上岸，不斷的向他們揮手。山圭纔轉過那笨滯的身體，像操體操似的走進船裏去。對着這情景，想到要寫信給他時，真有趣啊，我的腦子裏又湧出這樣的口令：

「向後轉——走——」

十九年十月廿三日初稿。



No. 0363

喜訊

實價六角

著作者 彭家煌
發行者 洪雪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北平 廣州 漢口
福州 廈門 南京
洛陽 開封 重慶
成都 汕頭 貴陽
南寧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12, 20, 初版

1—2000册

現代創作叢刊

現代書局版

1 張天翼 蜜

蜂 短篇 二八八頁
八角五分

2 杜 衡 懷 鄉

集 短篇 二〇五頁
七角五分

3 丁 玲 夜

會 短篇 二一七頁
六角五分

4 黑 炎 戰

線 中篇 一四九頁
五角五分

5 穆時英 公

墓 短篇 二三四頁
實價七角

6 老 舍 貓 城

記 長篇 二七一頁
實價八角

7 戴望舒 望 舒

草 詩集 一五五頁
實價五角

8 巴 金 萌

芽 長篇 二六四頁
發賣禁止

9 靳 以 聖

型 短篇 二二九頁
實價七角

10 魏金枝 白 旗 手 中篇 二三七頁
實價七角

11 黎錦明 失 的 風 情 短篇 二四七頁
七角五分

12 沈從文 月 下 小 景 短篇 二五〇頁
七角五分

13 彭家煌 喜 訊 短篇 一八〇頁
實價六角

14 洪 深 五 奎 橋 劇本 一二九頁
實價五角

15 魯 彥 屋 頂 下 短篇 (近刊)

16 何家槐 雨 天 短篇 (近刊)

17 穆木天 流 者 之 歌 詩集 (近刊)

18 葉靈鳳 紫 丁 香 短篇 (近刊)

404 3/21



中華民國
五年拾月拾
柒日



039956

14

國家圖書館



005035303



4

0.60